

分类号 F11-0/65
U D C 0005539

密级
编号 10741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

研究生姓名: 邵心玮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张璐 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 理论经济学 世界经济

研究方向: 世界经济运行与协调

提交日期: 2024年5月31日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提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邵心伟 签字日期：2024年5月31日

导师签名：张璐 签字日期：2024年5月31日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同意（选择“同意”/“不同意”）以下事项：

1.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2.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邵心伟 签字日期：2024年5月31日

导师签名：张璐 签字日期：2024年5月31日

The Impact of Geopolitical Risks on China's Agricultural Export Trade

Candidate : Shao Xinwei

Supervisor: Zhang Lu

摘要

随着四十余年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农业贸易逐渐对外敞开大门,与全球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据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农产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农产品出口额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开展农产品贸易有益于我国平衡供需,发挥农产品比较优势,优化国内资源配置,推动农业的转型升级等,是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柱。但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复杂演变,地缘冲突不断,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深入挖掘地缘政治风险对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既有利于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促进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又有助于农产品出口企业科学准确地预测和评估潜在贸易风险,从而制定出更加合理的出口策略。

本文首先对当前主要国家(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和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现状进行分析,结合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分析归纳了地缘政治风险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理论基础和内在机制。其次,选取 23 个主要农产品贸易国家 2000-2022 年的面板数据,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接着,通过更换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剔除极端年份数据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以提高研究结论的可信度;从风险水平、收入水平两个方面对样本国家展开异质性讨论。最后,在基准回归基础上,选择制度质量、制度距离、农产品贸易成本、双边政治关系检验地缘政治风险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具体机制。

根据理论和实证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贸易伙伴地缘政治风险升高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贸易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第二,贸易伙伴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在贸易伙伴风险水平与收入水平特征上具有异质性。第三,地缘政治风险通过影响贸易伙伴的制度质量和中国与该伙伴的制度距离进而对农产品出口贸易产生抑制作用。第四,地缘政治风险通过影响两国(地区)农产品贸易成本与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产生冲击。据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科学防范全球地缘政治形势变动对经济的潜在冲击、确保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稳健发展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具有一定的价值。

关键词: 地缘政治风险 农产品出口贸易 贸易引力模型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for over forty years, China's agricultural trade has gradually opened its doors to the outside world, leading to increasingly closer ties with global markets. According to data released by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s Foreign Trade Department, the scale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 exports continues to expand, showing a steady growth trend in export volume. Engaging in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de is beneficial for balancing supply and demand in China, leverag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optimizing domestic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agriculture. It is an important pillar for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However, in the current complex and evolving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andscap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s are turbulent, and geopolitical conflicts are ongoing, leading to significant uncertainties for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 export trad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unprecedented changes in a century, this article delves deep into the impact of geopolitical risks on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 export trade. This not only enhances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risk resistance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he global market,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 export trade. Additionally, this not only assists agricultural export enterprises in scientifically and accurately predicting and assessing potential trade risks,

thereby formulating more reasonable export strategies.

This paper begins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geopolitical risks in major countries and the statu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 export trade. Combining relevant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t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internal mechanisms by which geopolitical risks affect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 exports. Subsequently, panel data from 23 major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ding countries from 2000 to 2022 were select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geopolitical risks on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 export trade using a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The study then conducts robustness tests by swapping the independent and dependent variables, removing data from extreme years to enhance the credibility of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heterogeneity in the sample countries in terms of risk levels and income levels. Finally, building on the baseline regression, it examines specific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geopolitical risks affect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 export trade by considering institutional quality,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gricultural trade costs, and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Based o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ults, this paper lead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 the increase in geopolitical risks among trading partner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affects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 export trade. Second, the impact of geopolitical risks among

trading partners on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 export trade exhibits heterogeneity based on country risk levels and income levels. Third, geopolitical risks inhibit agricultural product export trade from China by influencing the institutional quality of trading countries and the institutional dist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se countries. Fourth, geopolitical risks impact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 export trade by affecting trade cost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nations. Based on thi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of this article are self-evident in scientifically preventing global geopolitical changes from impacting the economy, ensuring the stabi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export trade,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Geopolitical risks; Agricultural export trade; Trade gravity model

目 录

1 引 言	1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2
1.2 文献综述	3
1.2.1 地缘政治风险的相关研究	3
1.2.2 农产品贸易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5
1.2.3 文献评述	6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7
1.3.1 研究内容	7
1.3.2 研究方法	9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10
1.4.1 可能的创新	10
1.4.2 存在的不足	11
2 概念界定与理论机制	12
2.1 概念界定	12
2.1.1 地缘政治风险	12
2.1.2 农产品贸易	13
2.2 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理论基础	14
2.2.1 比较优势理论	14
2.2.2 要素禀赋理论	15
2.2.3 预防性储蓄理论	16
2.2.4 交易成本理论	17
2.3 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机制分析	18
2.3.1 贸易成本效应	19
2.3.2 市场预期效应	20
2.3.3 政治制度效应	21

3 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现状分析.....	23
3.1 地缘政治风险现状分析.....	23
3.1.1 全球地缘政治风险特征事实分析.....	23
3.1.2 主要国家（地区）地缘政治风险特征事实分析.....	24
3.2 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现状分析.....	27
3.2.1 区位分布.....	28
3.2.2 整体规模.....	29
3.2.3 产品结构.....	30
3.2.4 贸易方式.....	31
4 地缘政治风险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实证分析	33
4.1 模型设定.....	33
4.2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说明.....	33
4.2.1 核心变量.....	33
4.2.2 控制变量.....	34
4.2.3 机制变量.....	35
4.2.4 样本国家的选取与说明.....	38
4.3 实证结果分析.....	39
4.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39
4.3.2 基准回归结果及分析.....	40
4.3.3 稳健性回归结果及分析.....	44
4.3.4 异质性回归结果及分析.....	46
4.3.5 机制检验结果及分析.....	48
5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52
5.1 研究结论.....	52
5.2 对策建议.....	53
5.2.1 加强政治沟通与合作，构建稳定互信的双边政治关系.....	53
5.2.2 密切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及时评估并应对风险.....	54
5.2.3 强化对企业的指导，提升企业应对贸易风险的能力.....	55

5.2.4 积极参与国际农产品贸易规则的制定和完善.....	55
参考文献.....	57
致 谢.....	63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农产品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时期,面对波谲云诡的地缘安全环境和政治环境,如何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处理好供求错配问题,已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为在农业领域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建设贸易强国”,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提出“要构建农业对外开放新格局,提高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实施特色优势农产品出口提升行动,扩大高附加值农产品出口”。2022年农业农村部《“十四五”农业农村国际合作规划》通知要深入推进农业农村国际合作,深化农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加快培育农业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随着四十余年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农业贸易逐渐对外敞开大门,与全球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逐步嵌入全球和区域的农产品贸易价值链中。开展农产品贸易有益于我国平衡供需,发挥农产品比较优势,优化国内资源配置,推动农业的转型升级等(朱晶,2018)。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农产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农产品出口额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2022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金额982.6亿美元,同比增长16.5%,相较于2001年入世以来增长511.4%。

目前,国际农产品市场面临罕见的地缘政治因素冲击。全球经济版图随着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的增长而发生深刻变革,国际权力分配格局剧烈变动,新兴力量与守成强国在全球资源争夺、安全保障、商贸活动、市场占有乃至全球和地区主导权等多个领域展开了愈发激烈的较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战略评估出现偏差,可能导致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地缘政治风险涉及战争、恐怖袭击、紧张外交关系等不利于国际和平进程的事件,体现了各国利益冲突的现实。与美联储利率调整等经济行为不同,地缘政治突发事件可以在短时间内剧烈扰动国际贸易流动和国际资本流动,对全球供应链与价值链造成即时影

响，并且对国际经济秩序的长期走向有着深远的塑造作用。2023 年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指出未来两年内地缘政治风险将成为影响全球化进程的第三大风险。中美贸易摩擦、英国脱欧、俄乌争端、新一轮巴以冲突等“黑天鹅”性质地缘政治事件的频发，使得地缘冲突的影响持续外溢。这一方面增加了农产品贸易的不确定性，增加维持国内重要农产品供需平衡的难度，给国内农产品市场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另一方面，俄乌争端、新一轮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矛盾激化，表明全球农产品供应链日趋不稳定化，部分农产品的全球供应链进入重组阶段，进一步引发国际农产品市场混乱，加剧震荡，出现农产品危机。因此，本文将地缘政治风险指数纳入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分析框架中，探讨地缘政治风险变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并对地缘政治风险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具体机制做出说明，以期对我国科学防范全球地缘政治风险、确保农产品出口贸易稳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首先，本文引入地缘政治风险因素探讨其对于农产品出口贸易存在何种影响，有效拓展了以往有关农产品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其次，由于将地缘政治风险指数运用到农产品贸易层面的文献较少，本文的研究可以扩充该指数的研究与应用领域；最后，本文将进一步深入分析地缘政治风险对农产品出口贸易的作用机制，丰富相关研究。

（2）实践意义

在全球经济体系内，各经济体间经贸合作日益紧密的同时，各类风险随之攀升，特别是在逆全球化趋势显现、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全球农产品供应链极易受到贸易争端的负面波及。在此背景下，全球各国需具有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构造一个稳定的地缘环境。作为中国自古以来的支柱性产业之一，农业贸易市场的稳定性在维护国内外农产品的供需平衡以及优化资源配置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鉴于中国在全球农产品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深入剖析地缘政治风险对农产品贸易市场的潜在影响，并据此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与应急预案机制，显得尤为关键。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农业贸易的抗风险能力，更能确

保农产品市场的稳健发展，从而推动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

1.2 文献综述

本文旨在深入研究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地缘政治风险对不同种类农产品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并探讨地缘政治风险通过何种机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产生影响。基于以上研究目标，本文将首先对地缘政治风险及农产品贸易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进行全面梳理。在此基础上，本节将对现有文献进行述评，以明确研究的理论基础和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1.2.1 地缘政治风险的相关研究

当前地缘政治风险的概念尚未明晰，不同学者对此持不同观点。如：Middledorp 等（2017）认定地缘政治风险为国家（地区）间的地缘冲突事件，会对国家（地区）的经济、社会等带来不利冲击。Bohl 等（2017）深入剖析地缘政治风险的内涵，将其界定为因冲突、暴力行为或权力竞争等事件引发的对政治、经济及自然等多个领域造成冲击的可能性。刘文革等（2018）详细列举了可能引发地缘政治风险的各种因素，包括政治动荡、社会动乱、军事冲突以及恐怖主义活动等突发性事件，也涵盖了政府治理效率、腐败等非突发性但同样具有显著影响的政治事件。世界经济论坛（WEF）在 2023 年《全球风险报告》中指出地缘政治风险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恐怖袭击、政权崩溃、国家（地区）间冲突、地缘经济对抗、多边机制的无效性六个方面。Caldara 和 Iacoviello（2018）共同界定了地缘政治风险，指出这一风险涵盖了由战争、恐怖主义活动以及那些破坏国际关系和平的国家（地区）间不利事件所引发的各类潜在威胁。

在地缘政治风险的科学指标体系尚未成熟之际，以往的研究者们往往借助与地缘政治风险紧密相关的代理指标，如恐怖袭击事件、战争冲突、双边政治关系紧张程度以及政治选举结果等，来深入剖析这些风险因素对国际贸易活动产生的具体影响。如：Mirza 等（2008）以恐怖主义作为代理指标，指出一国恐怖主义行动的发生会抑制该国出口贸易的进行。Martin 等（2008）、Glick 等（2010）、Lamotte 等（2012）采用战争作为代理指标得出战争会显著且持续抑制国际贸易流动。谢孟君（2013）在其研究中指出，制度质量在决定贸易区位选择时扮演着

至关重要的角色。具体而言，她发现制度质量的高低与双边贸易的活跃度呈现显著的负向相关性。魏昀妍等（2017）、王珏等（2019）在各自的研究中深入探讨了双边政治关系对贸易活动的影响，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双边政治冲突会显著抑制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Cao 等（2019）、Lee 等（2016）均认为选举年当年政治风险较高，因此采用不同国家的政治选举数据，深入分析得出其对于不同国家的经济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地，为了更科学地量化地缘政治风险，Caldara 和 Iacoviello（2018）通过文本检索关键词的方法构建了地缘政治风险指数（GPR），并研究了这一指数对实体经济、股票市场和资金流动等多个方面的具体影响。这一指数的构建为评估地缘政治风险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自此国内外学者运用地缘政治风险指数（GPR）在经济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研究。

在近年研究中，国内外学者逐步将地缘政治风险指数（GPR）引入国际贸易领域中，以探究地缘政治风险与国际贸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联。其中，Gupta 等（2019）、刘文革等（2020）、Thakkar 等（2022）均采用了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指数（GPR），对全球各国（地区）的双边贸易流动进行了深入探讨，实证一致表明地缘政治风险对全球贸易流动具有显著负面影响。除了对全球贸易流动的影响外，地缘政治风险对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周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Cheng（2018）通过实证考察发现，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对新兴经济体的商业周期产生了显著且较大的冲击。Li 等（2021）采用全球 17 个新兴经济体的地缘政治指标分析得出经济体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对能源贸易的进出口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出口的抑制效应大于对进口的抑制效应。在区域层面，Soltani 等（2021）以中东和北非国家为例，使用 PVAR 方法深入剖析了金融发展、地缘政治风险指数（GPR）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发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中东和北非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周先平等（2023）的研究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出发，基于全球 39 个国家及地区的面板数据，得出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确实会对一国（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造成不利影响。

尽管目前关于地缘政治风险对全球及部分地区贸易流动影响的研究已逐渐丰富和完善，但关于地缘政治风险对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尚缺乏详尽分析。基于现有文献的缺乏，本文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究整体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与贸易伙伴国家（地区）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具体影响，以期对相关领

域的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新的视角和参考。

1.2.2 农产品贸易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有关影响农产品贸易的因素，国内外学者已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针对农产品贸易流量的研究，Parra 等（2013）通过分析得出签订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对中东和北非国家间的农产品贸易流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国内学者王瑞等（2016）、张国梅等（2019）、汪晶晶等（2021）、房悦等（2022）分别探讨中国与不同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得出：国家 GDP 总量、人口规模、地理距离以及贸易便利化水平等在农产品双边贸易的顺利开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对农产品总体贸易规模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的基础上，学者进一步探讨各种影响因素对不同种类农产品贸易的影响。Kim 等（2016）研究得出韩国 GDP 规模对不同种类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GDP 水平提升会有利于蘑菇贸易开展，但会阻碍蔬菜的对外贸易。赵亮（2023）研究得出人口规模、人均 GDP 对动物产品、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的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会促进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的出口，但会阻碍动物产品的出口。

之后的学者从 SPS 措施、贸易壁垒、自由贸易协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不同视角探究与农产品贸易的关系，其中 SPS 措施、贸易壁垒、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农产品贸易扩张，自由贸易协定有利于增加农产品贸易（董银果等，2018；佟光霁等，2019；曹芳芳等，2021；邵红岭等，2022）。

在深入探讨各国（地区）制度环境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时，已有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普遍认为，贸易伙伴的制度环境对于推动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具有显著作用。刘宏曼等（2017）认为加入世贸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为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和机遇，同时经济自由度也被视为影响中国出口贸易非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王瑞等（2019）、姚辉斌等（2021）均指出国家制度环境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刘玉晨等（2019）进一步将制度环境指标细化，发现不同经济体的法律完善程度、政治稳定程度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具有差异化。具体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张海伟（2022）的研究揭示了良好的国家制度质量会推动中国与这些国家（地区）的农产品贸易合作。王如玉等（2021）的研究则指出，制度距离可能会对贸易效率水平产生不良

影响。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出口效率，曹芳芳等（2022）建议应重视出口目的国的贸易制度安排。这一建议不仅有助于降低贸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还有助于推动中国与这些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

中国作为全球农业大国，其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农产品贸易份额逐年攀升，显示出强大的市场活力和增长潜力。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最新数据，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从 2001 年的 279 亿美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3343.2 亿美元，增长了约 11 倍。鉴于中国农产品贸易在国际市场中的显著地位，研究中国与主要农产品贸易国家（地区）贸易的影响因素对于提升贸易稳定性尤为重要。已有研究证实，人口、经济、贸易协定、基础设施、制度质量、贸易便利化、SPS 措施、自由贸易区等因素对农产品贸易具有显著影响，但是当前少有研究从地缘政治视角系统分析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

1.2.3 文献评述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在地缘政治风险和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领域均已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但仍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第一，当前全球政治经济版图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快速演变与深度重构，地缘政治风险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频繁出现在各大新闻报刊与学术研究报告之中。然而，从已有文献的数量来看，大部分学者对地缘政治风险的研究多集中于金融领域，如原油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及数字货币等，而针对其对农产品贸易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

第二，对于农产品贸易影响因素的研究，众多学者已从人口、经济、贸易协定、基础设施、制度质量、SPS 措施等多个维度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然而，在这些研究中，各国地缘政治因素往往被忽视，鲜有将其纳入农产品贸易的分析框架中。

因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旨在从各国（地区）地缘政治风险的视角出发，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分析其对中国与主要农产品贸易伙伴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并探究其影响机制，以期填补相关研究方面的缺失。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地缘政治局势的紧张与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增强相互交织,为农产品供应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外部因素不仅增加了农产品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也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安全和稳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文研究贸易国家(地区)面临的整体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与各国家(地区)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首先,采用 Caldara 和 Iacoviello 发布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对全球及部分样本国家的地缘政治风险变化趋势进行深入分析,以揭示是否存在趋同性的风险演变模式。其次,梳理地缘政治风险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为下文的实证检验做出理论假设铺垫。之后,在理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相关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地缘政治风险变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并从风险水平、收入水平两个维度进行异质性分析,将制度质量、制度距离、农产品贸易成本与双边政治关系纳入机制分析体系中,丰富实证研究结论。最后,在深入剖析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数据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系列针对国家(地区)、政府及农产品出口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的对策建议,旨在帮助各方更好地应对地缘政治风险,促进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稳定与发展。遵循以上研究逻辑,本文的内容布局如下所述:

第一部分为引言。该部分主要介绍文章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和方法、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通过对研究背景的分析明晰研究问题的重要性,通过梳理关于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农产品贸易影响因素的已有文献,理清研究现状、研究的重点与难点,总结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从中找出切入点,提出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和视角,之后进行文献述评。最后,介绍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和存在的不足之处,以便更全面地阐述本研究的特点。

第二部分为概念界定与理论机制。首先对地缘政治风险、农产品贸易、制度环境与双边政治关系的概念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对地缘政治风险影响中国与主要国家(地区)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理论基础与影响机制进行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为下文的实证检验做铺垫。

第三部分为现状分析。对主要贸易国家(地区)地缘政治风险现状和中国农

产品出口贸易的现状与变化趋势进行描述。首先,对中国主要农产品贸易国家(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的变动趋势进行特征事实分析;其次,从贸易区位、贸易规模、产品结构、贸易方式等方面分析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现状。

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首先,对模型的设定进行详尽的阐述,明确模型中各变量的构成与内涵,并交代数据的来源;其次,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与基准回归分析,深入探究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与主要农产品贸易国家(地区)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具体影响,并呈现相应的实证结果;再次,在基准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对结果进行多维度的稳健性分析,旨在验证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合理性与科学性。随后,将从不同风险水平、不同收入水平的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以探究地缘政治风险对不同类型国家(地区)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差异化影响。最后,深入探讨不同影响机制在各国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中的作用,以期形成更为全面、深入的结论。

第五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依据理论层面与实证层面的分析,总结全文的研究内容,得出结论: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是负面的,贸易伙伴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将抑制农产品出口贸易发展,阻碍中国农产品对外开放进程。制度因素、农产品贸易成本及双边政治关系,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形成了特定的传导路径。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的结合分析,旨在为我国更有效地规避地缘政治风险的消极影响,并促进农产品出口贸易的高质量持续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

具体的论文结构如图 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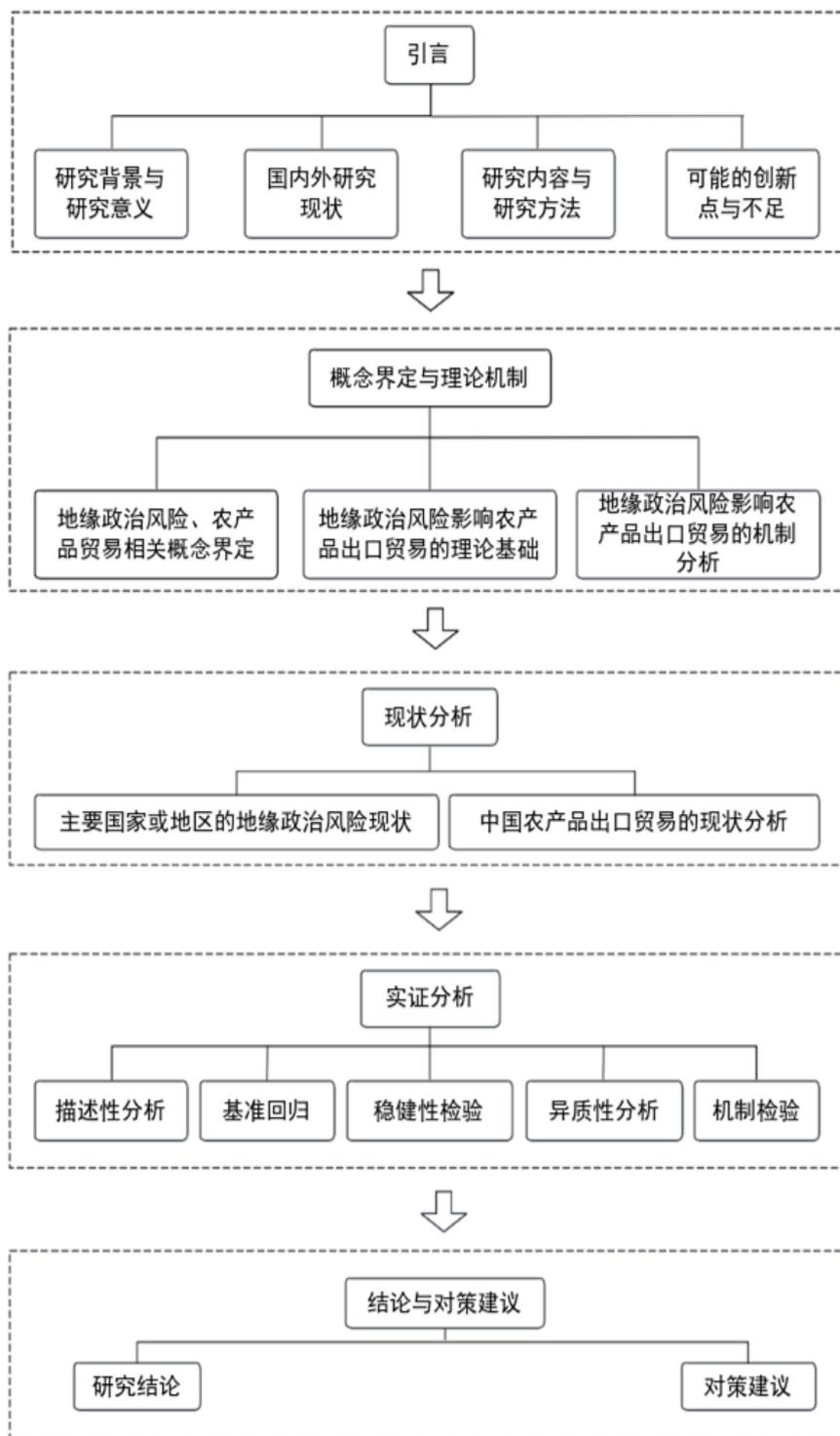


图 1.1 论文框架图

1.3.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三种研究方法：

- (1) 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和收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与专著，对资料归

纳、整理、分类、分析，以明确概念、变量及研究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为本文研究各国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理论机制、实证方法等提供丰富可靠的文献基础以及理论依据。基于对以往研究的深入挖掘，本文发掘出前人成果中尚待进一步延展的可能性，并依此搭建起本文独特的研究脉络与结构框架。

(2)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法。定性角度：明确地缘政治风险的内涵，梳理地缘政治风险影响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分析其影响机制。定量角度：本文具体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机制分析模型来验证所提出的假说。

(3) 比较研究法。本文研究不同国家（地区）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与贸易伙伴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特征。在对地缘政治风险各国的特征事实和实证分析结果的研究中，从时间、收入水平、国家（地区）特征等不同角度进行比较研究，以展现更为全面、丰富和清晰的研究结论。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1.4.1 可能的创新

本文在整理归纳已有研究成果后，以地缘政治风险作为研究视角，重点分析贸易伙伴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及机制，并结合文献分析、理论分析、现状分析、实证分析等方法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可能存在如下创新点：

(1) 地缘政治风险影响深、范围广，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一国地缘政治风险攀升会对全球金融、投资、贸易等经济领域造成冲击。因此，防范地缘政治风险的外溢效应和地缘政治风险对经济政策和贸易格局的干扰成为各国进行全球经济布局的重中之重，这有利于营造本国健康平稳的内外部环境。本文将地缘政治风险纳入中国对主要贸易国家（地区）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定量研究体系之中，旨在深入探讨不同机制对风险负面影响的传导过程。通过这一研究，能够较为准确地识别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所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并寻求有效的策略来降低整体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

(2) 本文采用动态静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深入探讨贸易伙伴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分析不同机制在地缘政

治风险影响农产品出口贸易过程中发挥何种作用。通过引入制度因素、贸易成本、双边政治关系等变量，本文深入剖析了不同因素在地缘政治风险传导过程中的具体作用，从而为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地缘政治风险影响的内在逻辑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不仅拓宽了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研究视野，而且为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的策略建议。

1.4.2 存在的不足

(1) 本文采取国家（地区）层面的农产品贸易出口数据进行研究，数据及研究分析只涉及宏观层面，对微观企业角度缺少考虑。

(2)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在选取贸易国家（地区）时并未涵盖全球所有国家（地区），因此分析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一局限性可能影响我们对全球范围内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影响的全面理解和准确评估。

(3) 由于当前地缘政治风险指标的工具变量较难选取，存在显著限制，且鲜有文献能够充分验证地缘政治风险相关工具变量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在实证研究中对于内生性问题的处理尚显不足，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2 概念界定与理论机制

本章首先界定文章采用的主要概念，为后续分析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对国际贸易领域的重点理论简要梳理，为深入研究农产品出口贸易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同时，结合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基本情况，对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机制简要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本文相关的研究假设。

2.1 概念界定

2.1.1 地缘政治风险

地缘政治风险目前的概念较为模糊，其定义与内涵在学术界受到广泛的关注。简而言之，地缘政治风险主要指的是由于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变动，以及地理因素引发的潜在或实际的风险，这些风险可能对国际经济秩序、国家安全以及企业的跨国经营活动产生深远影响。

在探讨地缘政治风险的演变及其影响时，我们不难发现其历史与现代内涵的交融。在传统观念中，西方学者倾向于将地缘政治风险与国家间的权力斗争、领土争夺以及殖民扩张等概念紧密相连，从而形成了“海权论”、“陆权论”和“空权论”等理论体系。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列强如何通过控制和扩张来维护自身利益，将地缘政治风险视为国际关系中不可避免的产物。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地缘政治风险的内涵和外延也经历了显著的变化。进入现代时期，地缘政治风险更多地被用于分析国际焦点事件，如巴以冲突、乌克兰危机、北约东扩等。这些事件不仅揭示了地缘政治风险背后的复杂逻辑和战略考量，还凸显了其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远影响。张宇燕（2019）等学者指出，随着“黑天鹅”和“灰犀牛”等国际突发事件的频发，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已成为极端风险之一，对全球经济活动的安全进行构成了严重威胁。蒋姮（2019）则进一步强调，地缘政治风险涵盖了冲突、外交、宗教和社会形态等多方面的因素，对全球、区域乃至特定国际行为体的地缘政治经济秩序和格局产生了广泛影响。

本文在界定地缘政治风险时，采用了 Caldara 和 Iacoviello 的观点，即地缘政

治风险是由战争、恐怖主义活动以及那些破坏国际关系和平的国家间不利事件所引发的各类潜在威胁。这一定义不仅涵盖了传统地缘政治风险的内涵，还扩展到了现代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多种挑战。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地缘政治风险，我们不仅要关注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更要积极探索如何将挑战转化为机遇。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关系的日益复杂，地缘政治风险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扩展和深化。现代地缘政治风险不仅涉及领土争夺和权力斗争，还涉及经济、文化、环境等多个领域。因此，我们需要以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视角来理解和应对地缘政治风险，以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

2.1.2 农产品贸易

农产品贸易即一国（地区）部分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并与不同国家（地区）发生商品交换的活动。农产品贸易市场的蓬勃发展有利于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保障国内农产品供应链稳定，畅通国际国内农产品双循环。

目前有关农产品范围的界定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机构间存在差异性。在农产品界定的分类方法上，目前主要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 编码）、《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HS 编码）、《广泛经济类别分类》（BEC 编码）三大类。SITC 编码是从生产角度对不同的产品进行编码。之后国际海关组织将 SITC 和 CCCN 编码进行合并，形成了 HS 编码。HS 编码是一套覆盖产品范围广泛的统一的全球性商品分类标准。BEC 编码也是在 SITC 编码基础上，按照最终产品用途进行统计的一种编码形式，主要供联合国统计部门进行经济大类划分使用。已有关于贸易分类的文献中，三种编码根据其各自的特点均被广泛使用，为研究者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参考已有文献中有关农产品分类的选取，本文选取 SITC 标准的第四次修订版本分类中的第 0、1、2（除去 27、28）和 4 类作为农产品贸易数据。具体农产品分类如表 2.1。

表 2.1 农产品分类

代码	农产品	代码	农产品
00	活动物	12	烟草及制品

续表 2.1 农产品分类

代码	农产品	代码	农产品
01	肉及肉制品	21	生皮及皮革
02	奶产品和禽类	22	油籽及含油水果
03	鱼类及制品	23	天然橡胶（合成橡胶和再生胶）
04	谷类及制品	24	软木及木材
05	蔬菜及水果	25	纸浆及废纸
06	糖、蜂蜜及制品	26	纺织纤维及废料
07	咖啡、茶、可可粉及香料	29	未加工动植物原料
08	动物饲料	41	动物油脂
09	混合及油质水果	42	固态植物油脂
11	饮品	43	加工后动植物油脂类

2.2 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理论基础

2.2.1 比较优势理论

19 世纪，大卫·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比较优势理论，这一理论实际上是以亚当·斯密在 18 世纪所阐述的绝对优势理论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该理论用于解释为什么国家和个人应该专注于自己的优势领域，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同国家和个人在生产不同商品或提供不同服务时，会因为资源、技能和成本等方面的差异而存在相对优势，结合比较优势理论，通过专注于各自的优势领域，国家和个人可以通过交换等方式实现更高的产出和更低的成本。比较优势理论的关键概念是机会成本，即选择一种生产方式而放弃其他方式所面临的成本。通过专注于自己的比较优势领域，国家和个人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和技能，降低机会成本，最大化经济福利水平。比较优势理论指出不同国家或个人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和专长，通过贸易互补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一理论为国际贸易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在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背景下，比较优势理论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来解读这种

风险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的核心观点，各国应选择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进口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然而，当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时，这种比较优势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或改变。对于中国农产品出口企业而言，地缘政治风险可能导致多种影响。首先，风险可能导致贸易伙伴的进口政策发生变动，如提高关税、设置非关税壁垒等，从而增加中国农产品的出口成本，削弱其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其次，地缘政治风险还可能影响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关系。例如，风险可能导致某些地区的农产品生产受阻，从而引发全球农产品供应紧张，价格上涨。对于中国农产品出口企业而言，这可能是一个机会，因为它们可以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增加对受影响地区的农产品出口。然而，这也可能带来挑战，因为价格上涨可能导致进口国需求减少，从而影响中国农产品的出口量。比较优势理论提供了一个研究框架，用于分析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通过深入分析不同因素（如政策变动、市场供求关系、投资决策等）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机制，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农产品出口企业在面对地缘政治风险时的决策。

2.2.2 要素禀赋理论

1933年，要素禀赋论（H-O理论）由赫克歇尔在其著作《地区间贸易与国际贸易》中首次提出，之后俄林对理论进一步发展，通过探究各国在生产要素丰裕程度上的相对差异，以及各类商品生产对于这些要素的不同依赖强度，开创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新纪元。该理论指出，国际贸易的发生及进出口模式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国在诸如资本、土地等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拥有量及其在不同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差异化利用。要素禀赋论强调，在商品制造过程中，不仅劳动投入重要，其他生产要素也同样不可或缺；不同商品的生产要求各异的生产要素组合比例。基于此理论框架，一国应当倾向于出口那些充分利用本国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所产出的商品，同时进口那些主要依赖于本国较为稀少的生产要素才能生产出的商品。随着国际贸易活动的持续开展，各国间生产要素的价值或者说价格水平理论上会逐渐趋向均衡。

在要素禀赋理论指导下，各国在国际贸易中应优先发挥自身资源优势，致力于生产对应资源丰富或劳动效率占优的商品，并借助国际贸易机制交换本国不具

备成本优势的产品，以此强化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具体到中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各国因其地理、气候、海洋资源和能源分布等方面的先天差异，形成了各自的农产品比较优势。例如，某些国家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在特定农产品的生产上更具竞争力，能够在国际贸易市场上脱颖而出。不仅如此，要素禀赋理论还充分考量了劳动力技能水平和技术进步对农产品生产效率的影响。技术先进、劳动力高效的国家往往能产出附加值更高的农产品，进一步提升其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和市场潜力。同时，要素禀赋理论并不孤立地看待自然资源与生产效率，它还结合国际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和各国贸易政策的动态调整，综合分析不同贸易国家（地区）之间如何依据各自的资源状况、市场需求导向及竞争对手的资源特点来制定和调整农产品贸易策略。这样，要素禀赋理论便为各国优化农产品贸易结构、发掘新的贸易机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贸易伙伴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攀升会对该贸易伙伴土地、能源等自然资源造成不利影响，且地缘政治冲突的发生会导致人员伤亡，劳动力减少，经济发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停滞。同时，该风险不仅导致资源供应、生产条件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还可能影响市场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要素禀赋的相对优势，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产生深远影响。

2.2.3 预防性储蓄理论

弗里德曼与其他经济学家首先提出了预防性储蓄理论，深入剖析了风险规避型消费者在面临日益加剧的未来不确定性时，如何通过累积储蓄来维持其未来的消费能力。这一理论在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其核心观点在于，面对收入的高度波动性，消费者更倾向于根据当前的实际收入状况来调整其消费水平，而非遵循一个恒定的消费模式。随着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消费者可能会预期到相对收入的减少，因此，他们倾向于增加预防性储蓄，作为应对未来潜在需求的一种策略。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当不确定性加剧时，未来消费所带来的额外满足感（即边际效用）预计会超过在稳定环境下消费的边际效用。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边际效用的增长随着未来风险的增大而变得更加显著，从而促使消费者积累更多的储蓄以应对可能的未来需求。因此，预防性储蓄与预期收入的变化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呈现出紧密的相关性。预期收入的降低会增强人们的储蓄意愿，以应对潜在风险，进而抑制现期消费；而预期收入的上升

则减弱了预防性储蓄的需求,促进消费的增长。这一关系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尤为显著,揭示了消费者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高度敏感性,并据此调整其消费决策的特点。因此,预防性储蓄理论强调了消费行为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所显示的适应性与预见性特征。

预防性储蓄理论与中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的农产品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具体而言,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的核心观点,当地缘政治风险在贸易伙伴中攀升时,这往往意味着农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在此情境下,消费者为了应对潜在风险,预期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将大于确定性环境下的边际效用。对于中国农产品出口企业而言,面对这种不确定性,他们可能会采取一系列的策略来减少风险。首先,考虑到农产品具有时效性和易腐性,中国农产品出口企业可能会选择减少向风险程度较高的国家出口农产品,以避免潜在的市场波动带来的损失。其次,为了应对销售渠道的减少,这些企业可能会寻求新的贸易国家(地区),以拓宽其出口市场。然而,当这些选项受限时,企业还可能考虑减少农产品的生产量,从而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并减少库存积压的风险。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预防性储蓄理论为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通过深入分析不确定性因素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机制,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农产品出口企业在面对地缘政治风险和其他不确定性因素时的决策过程,以及这些决策如何影响整个农产品贸易市场的动态平衡。

2.2.4 交易成本理论

自亚当·斯密指出市场中存在“看不见的手”以来,经济学家认为“看不见的手”可以在自由竞争市场中自发有效的对生产资源进行配置,实现动态均衡状态。但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市场失灵等现象对“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的完美性提出挑战。1937年科斯首次提出了“交易成本”这一思想。科斯指出在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过程中,交易成本是不可避免的,其中包括信息搜寻成本、沟通协商成本以及监督合约成本等。这一观点突破了传统古典经济学中将交易成本视为零的假设,强调了交易过程本身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因此必然伴随着可计量的成本。尽管科斯并未提出具体的交易成本测算方法和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他的研究为后来者开辟了新的探索方向,推动了交易成本领域的深入研究。

威廉姆森对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有效拓展,其观点对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发展有里程碑意义。威廉姆森提出人性因素、特定交易因素和市场环境因素对交易成本具有关键性影响。首先,人性因素是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部分。在威廉姆森看来,现实生活中更多存在的是“契约人”而非“理性人”。“契约人”仅有有限理性,在面临复杂的交易环境时,无法获得交易全部信息,且无法完全预见所有可能的后果,从而增加了交易成本。同时,“契约人”人性中具有机会主义,会为了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利用对方的弱点或信息不对称来谋取私利,进一步增加了交易成本。其次,威廉姆森将特定交易因素分为资产的专用性、不确定性及交易频率。资产的专用性指在特定交易或合作关系而投入的资源,在转作其他用途时其价值会存在损失。资产的专用性越高,可能导致交易成本的上升。不确定性包括了数量不确定性、技术不确定性及行为不确定性等。交易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使“契约人”之间交易风险攀升,进一步使交易成本增加。随着交易频率的提升,交易双方之间的重复沟通时间得以缩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随之降低。因此,交易成本在交易频率的增加过程中会逐渐减少至某一固定水平。而市场环境中的潜在竞争对手数量作为影响交易的重要因素,其变化亦对交易成本产生深远影响。威廉姆森的观点指出,当市场竞争度降低时,双方之间的交易成本将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

1954年萨缪尔森创新性地提出了冰山成本理论,该理论成为新经济地理学中被广泛使用的贸易成本。科斯及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证实了交易成本非零,因此国际贸易不会建立在“一价定律”基础上。萨缪尔森同样指出贸易中客观存在交易成本。冰山成本理论的假设为运输1单位的商品出口,最终到达目的地的只有 $(1-\tau)$,其中 τ 代表在运输过程中损耗掉的数量,其中 $0<\tau<1$ 。在国内国外市场均衡的情况下,国外消费者将承担冰山成本,因此该商品在出口对象国的售价 $p_f = p_h + \tau p_h$ 。同时萨缪尔森也指出,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会优化国家(地区)贸易条件,使得“冰山成本”逐渐降低。

2.3 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机制分析

地缘政治事件的发生可能会导致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地缘政治事件的严重程度会影响经济体的正常活动,阻碍农产品生产、消费和运输,从而抑制各国(地

区)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如果将全球农产品贸易简单地视为没有外部推动力的“零和贸易”，新兴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和落后经济体都会因其在农产品市场中的地位而最终达到农产品进出口的平衡点。但在当今紧密联系的世界中，局部地缘政治风险攀升时，处于风险漩涡中的国家(地区)将受到直接冲击，由于地缘政治风险具有系统性、跨地域和跨行业性，与地缘政治事件相关性较低的国家(地区)同样也会因相关国家(地区)的政治动荡而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由于农产品具有季节性变化明显、价格波动大、质量和安全性要求高等特性，农产品贸易可能受到贸易伙伴地缘政治风险的冲击影响更大。本节将从图 2.1 所示的三方面深入剖析贸易伙伴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具体影响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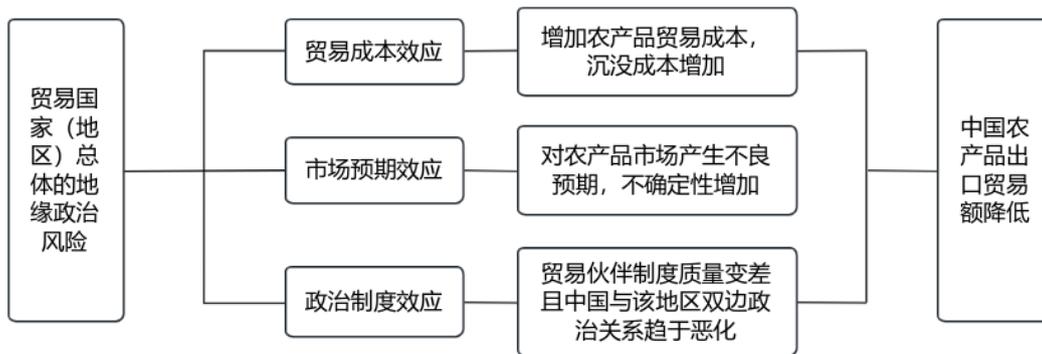


图 2.1 地缘政治风险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机制图

2.3.1 贸易成本效应

首先，贸易伙伴地缘政治风险对运输成本的影响。在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背景下，贸易伙伴的局势可能变得紧张，这通常会导致运输通道的不稳定甚至中断。对于中国的农产品出口来说，这意味着原本顺畅的运输路线可能变得难以通行，农产品运输的时间和成本都将大幅增加。此外，由于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保险公司可能会对运输风险进行重新评估，导致运输保险的费率上升，从而进一步增加农产品的出口成本。具体而言，农产品出口通常需要经过复杂的物流过程，包括陆运、海运和空运等多种运输方式。当贸易伙伴的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时，这些运输方式都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陆运可能受到边境封锁或冲突的影响，海运可能面临海盗、恐怖主义等安全威胁，空运则可能因航班取消

或延误而受阻。这些都将导致农产品的物流效率降低，增加农产品出口的交易成本（张淑辉，2018；Halaszovich 等，2020；万周燕等，2021）。

其次，贸易伙伴地缘政治风险对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影响。地缘政治风险也可能导致贸易伙伴提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应对外部威胁或保护本国利益。对于中国农产品出口来说，这意味着农产品进入目标市场的成本将上升，竞争力将下降。关税的提高将直接增加农产品的出口成本。当贸易伙伴提高关税时，中国农产品在目标市场的售价将不得不提高，以弥补关税带来的成本增加。然而，这可能导致中国农产品在价格上失去竞争优势，从而影响其市场份额和销量。此外，非关税壁垒也可能对农产品出口造成不利影响。例如，贸易伙伴可能采取进口配额、技术壁垒等措施来限制农产品的进口。这些措施将使得中国农产品难以进入目标市场，或者即使能够进入市场也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再次，贸易伙伴地缘政治风险对贸易融资成本的影响。地缘政治风险还可能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进而影响贸易融资的成本。在紧张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国际投资者可能对贸易融资持谨慎态度，导致融资成本的上升。对于中国农产品出口企业来说，这将增加其经营压力，降低其出口能力。具体而言，贸易融资是农产品出口企业获得资金支持的重要途径。然而，在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背景下，国际金融机构可能更加谨慎地评估贷款风险，导致贷款利率上升或贷款额度下降。这将使得农产品出口企业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从而影响其出口业务的开展。

2.3.2 市场预期效应

首先，贸易伙伴地缘政治风险可能会对市场需求预期产生影响。当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时，贸易伙伴的局势紧张往往导致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进而影响到农产品出口的市场需求预期。这种不确定性可能源于政策变动、经济波动、社会动荡等多方面因素，使得进口商和消费者对于农产品的购买意愿和数量产生波动（李俊茹等，2020）。在需求方面，地缘政治风险可能导致贸易伙伴的消费者信心下降，购买力减弱，进而减少对中国农产品的需求。同时，进口商也可能因为担心未来政策变动或市场波动而减少订单量，进一步降低市场需求预期。这种市场需求的下降将直接影响到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数量和价格，增加出口难度和成本。

其次，贸易伙伴地缘政治风险可能会对市场价格预期产生影响。地缘政治风险还可能对农产品出口的市场价格预期产生重要影响。在紧张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市场参与者对于农产品价格的预期往往趋于悲观，担心未来价格可能下跌。这种悲观预期可能导致农产品价格提前下跌，进一步压缩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具体而言，当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时，投资者和交易商可能会减少在农产品市场的投资，导致市场供需失衡，价格下跌。同时，由于市场预期的不稳定，农产品价格也可能出现大幅波动，增加出口企业的市场风险。这种市场价格的不稳定将使得出口企业在定价和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影响出口业务的顺利开展。

再次，贸易伙伴地缘政治风险可能会对贸易合作预期产生影响。地缘政治风险还可能对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合作预期产生负面影响。在紧张的地缘政治环境下，贸易伙伴可能更加关注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对于与其他国家（地区）的贸易合作持谨慎态度。这种谨慎态度可能导致贸易合作意愿降低，贸易协议难以达成或执行困难。对于中国农产品出口企业来说，贸易合作预期的降低将使得其难以在目标市场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增加市场开拓的难度。同时，贸易协议的难以达成或执行困难也可能导致出口企业面临更多的贸易纠纷和法律风险，进一步增加出口成本。

2.3.3 政治制度效应

除了上述因素外，制度因素在地缘政治风险对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地缘政治风险的攀升往往伴随着制度环境的恶化，这将对农产品出口贸易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地缘政治风险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贸易伙伴的制度稳定性。制度稳定性是国际贸易顺利进行的基础，它包括了政策法规的连续性、执法的公正性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性等方面。当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时，贸易伙伴可能会面临政策调整、法律变革以及社会动荡等问题，这些都会对其制度稳定性造成冲击。例如，在某些地缘政治紧张的区域，政府可能会频繁调整关税政策、贸易协定以及农产品检疫标准等，这些变动不仅增加了农产品出口的不确定性，还可能使得已经签订的贸易合同变得无效，给出口企业带来巨大损失。

其次，地缘政治风险还会影响贸易伙伴的制度透明度。制度透明度涉及到政

策法规的公开性、政策执行的公正性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的公正性等。当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时，贸易伙伴可能会采取一些非透明的政策措施来应对危机，如突然提高关税、限制进口数量等。这些非透明的政策措施不仅使得农产品出口企业难以预测市场变化，还可能导致企业在贸易过程中遭遇不公平待遇，从而影响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正常进行。

此外，地缘政治风险还会影响贸易伙伴的制度执行力。制度执行力是确保政策法规得以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它包括了政府的行政效率、执法力度以及司法公正性等方面。当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时，贸易伙伴可能会面临政府行政效率低下、执法力度不足以及司法不公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顺利进行。例如，在某些地缘政治紧张的区域，政府可能会因为忙于应对国内政治问题而放松对农产品贸易的监管，出现执法不公、腐败等问题。这将给中国农产品出口企业带来潜在的风险和损失，如农产品被非法扣留、质量被恶意诋毁等。

最后，地缘政治风险还会影响贸易伙伴之间的制度互信。制度互信是国际贸易合作的重要基础，它涉及到各国对彼此制度体系的认可和信任程度。当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时，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制度互信可能会受到削弱，这会导致各国（地区）在农产品贸易中采取更加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增加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贸易关系严重恶化甚至可能会引起贸易战，增加农产品贸易的不稳定性，从而对出口贸易产生负面影响（宫同瑶等，2012；孙林等，2013；杜娟，2019；马晓平等，2023）。

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H1：主要农产品贸易国家（地区）总体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会抑制中国农产品的出口。

假设 H2：主要农产品贸易国家（地区）的总体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制度质量与制度距离、双边政治关系，进而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产生影响。

假设 H3：主要农产品贸易国家（地区）的总体地缘政治风险通过两国（地区）农产品贸易成本，进而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贸易产生影响。

3 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现状分析

3.1 地缘政治风险现状分析

3.1.1 全球地缘政治风险特征事实分析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同，地缘政治风险源自于一系列复杂多变的因素，这些因素既包括战争、恐怖主义、国家间紧张局势等外部突发事件，也涵盖了国家内乱、政治动荡、治理失败等内部因素的滋生，给政治、经济、社会带来的风险。2000至2022年期间，地缘政治风险指数随着国际关系、地区冲突和政治稳定性的波动而变化。紧张局势的升温、冲突的爆发或政治的不稳定会推高风险指数，而关系的缓和、冲突的解决或政局的稳定则会使指数降低。通过对这些因素的综合分析，我们能够更深入地洞察地缘政治风险指数的波动规律，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全球政治格局的演变，还能够为未来政治风险的预测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地缘政治风险指数的具体走势和变化情况如图3.1所示。

在分析图3.1所揭示的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指数走势时，明显地可以观察到自2014年以来，地缘政治风险具有显著上升趋势，这与地缘政治事件的频繁发生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事件根据地缘政治风险的界定，可被分为三大类：战争事件、恐怖主义事件及国家间紧张局势升级。在战争事件方面，涉及的具体案例包括2003年美伊战争、2011年叙利亚内战、2020年美伊冲突和2022年初俄乌争端。恐怖主义事件方面，则包括2001年“9·11恐怖袭击”、2015年11月巴黎的系列恐怖袭击。至于国家间紧张局势升级的例子，则涉及2006年的伊朗核问题、2017至2018年的朝鲜危机，以及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21世纪初至今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指数的上升，主要由国家间紧张局势和恐怖主义事件增加所驱动，而两国间武装冲突相对较少。其中武装冲突引发的地缘政治风险平均值明显高于由紧张局势和恐怖主义事件引起的风险。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指数经历了逐步攀升的过程，在数个标志性事件中触及峰值，其中包括“9·11”恐怖袭击事件、“伊拉克战争”，以及最近的“俄乌争端”事件。回顾这三个关键节点，显而易见“9·11”事件的地缘政治冲击力度最大，其次为“伊拉克战争”。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至

2022 年的较长一段时期内，虽然也发生了若干地缘政治事件，但并未引起极端显著的风险提升，故此这 18 年间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基本保持在相对平缓的波动区间内。

Caldara 和 Lacoviello (2018) 基于新闻报道中地缘政治事件相关关键词出现的次数构建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将其作为衡量地缘政治风险的代理变量。该指数定义的风险要素主要以战争和恐怖主义风险为中心。Caldara 进一步将地缘政治风险指数 (GPR) 分为地缘政治威胁指数 (GPT) 和地缘政治行为指数 (GPA)。将三个指数走势绘图 3.1，可以分析得出三个指数变化趋势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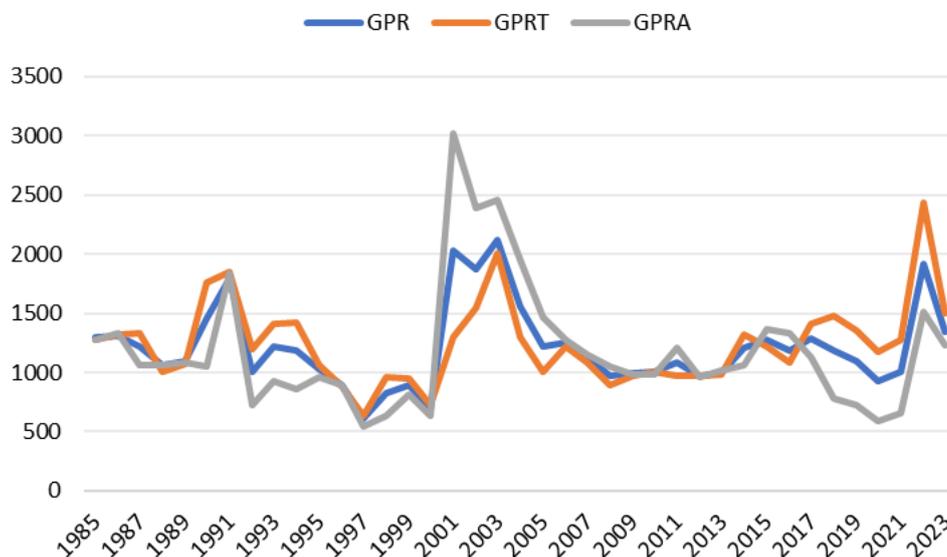


图 3.1 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指数走势图

数据来源: <https://www.matteoiacoviello.com/gpr.htm>

3.1.2 主要国家（地区）地缘政治风险特征事实分析

截至 2023 年，Caldara 和 Lacoviello 所构建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在学术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该指数涵盖了 43 个国家（地区）的数据。在本文中，我们特别选取了部分样本国家，并整理了这些国家在 2002 年、2007 年、2012 年、2017 年和 2022 年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具体数据如表 3.1 所示。

表 3.1 样本国家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

年份 \ 国家	2002 年	2007 年	2012 年	2017 年	2022 年
阿根廷	0.681	0.246	0.224	0.201	0.490

续表 3.1 样本国家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

国家 \ 年份	2002 年	2007 年	2012 年	2017 年	2022 年
澳大利亚	1.623	0.990	0.743	1.404	2.941
巴西	0.657	0.432	0.340	0.464	1.139
加拿大	4.681	2.186	1.166	2.342	4.857
智利	0.237	0.129	0.069	0.142	0.336
德国	4.841	3.386	2.884	5.632	15.376
丹麦	0.682	0.198	0.171	0.268	1.140
西班牙	1.777	1.098	0.790	1.357	2.066
法国	7.850	4.288	4.425	6.614	11.348
英国	20.178	12.218	10.046	10.974	21.753
印度	1.486	0.527	0.256	0.434	1.132
印度尼西亚	4.762	2.418	1.937	1.908	3.986
日本	3.961	2.012	1.769	5.134	4.728
韩国	4.015	2.983	1.942	10.537	4.548
马来西亚	0.888	0.279	0.297	0.821	0.364
荷兰	1.183	0.751	0.590	0.915	2.194
秘鲁	0.303	0.175	0.071	0.154	0.580
菲律宾	1.314	0.321	0.349	1.188	0.374
俄罗斯	8.719	5.364	6.625	12.041	45.056
泰国	0.585	0.533	0.590	0.286	0.367
乌克兰	0.319	0.287	0.175	2.632	44.023
美国	45.975	25.525	20.375	31.532	43.063
越南	0.398	0.335	0.155	0.312	0.786

数据来源：<https://www.matteoiaco--viello.com/gpr.htm>

本研究从样本国家中选取美国、中国、乌克兰、俄罗斯、日本和韩国为样本，通过绘制各国地缘政治风险指数（GPR）曲线，对比分析它们的风险变化趋势，如图 3.2、图 3.3 所示。其中，美国 GPR 曲线在 2001 年 9·11 事件后急剧升高，

并于 2003 年伊拉克战争时达到顶峰，凸显了重大事件对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其他国家的 GPR 曲线波动也反映各自面临的重大挑战与应对策略。俄罗斯 1985-2022 年整体波动幅度不大，1990 年苏联解体使得俄罗斯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有小幅攀升，2022 年之前俄罗斯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平稳波动。乌克兰在 1985-2013 年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几乎为零值，2014 年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动荡局势使得指数有较小涨幅，之后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存在同步上升趋势。2018 年前，中国 GPR 总体趋势稳定，有较小幅度波动；但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使中国 GPR 数值有显著上升趋势。2022 年俄乌争端的爆发使得美国、俄罗斯与乌克兰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达到 2003 年以来的峰值，且面临的风险值接近，中国的地缘风险指数值也达到近四十年的高峰。

由于中日韩地理距离较近，从图 3.3 可以看出中日韩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走势具有一定同步性。2003 年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使得全球国家（地区）包含中日韩均处于动荡状态，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均有小幅攀升。1985-2013 年中日韩的国家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均呈平稳变动趋势。韩国 GPR 因 2013 年朝鲜成功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问题而增长，韩国提升了军队的警戒程度；又因 2018 年日韩贸易争端发酵，与日本 GPR 同步上升；因 2018 年中美贸易争端，与中国 GPR 也有一定同步变动趋势。2022 年中美韩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均因 2 月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有较大幅度的波动。

以上特征事实鲜明地验证了地缘政治风险指数（GPR）对实际状况的精确反映与高度可信性，直观表明了 GPR 指数作为衡量地缘政治风险的有效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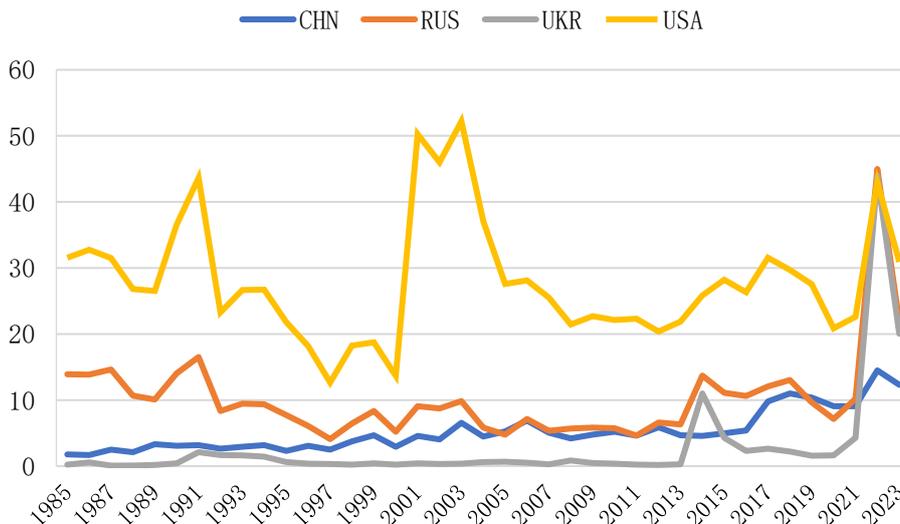


图 3.2 中美俄乌地缘政治风险指数走势图

数据来源: <https://www.matteoiaco--viello.com/gpr.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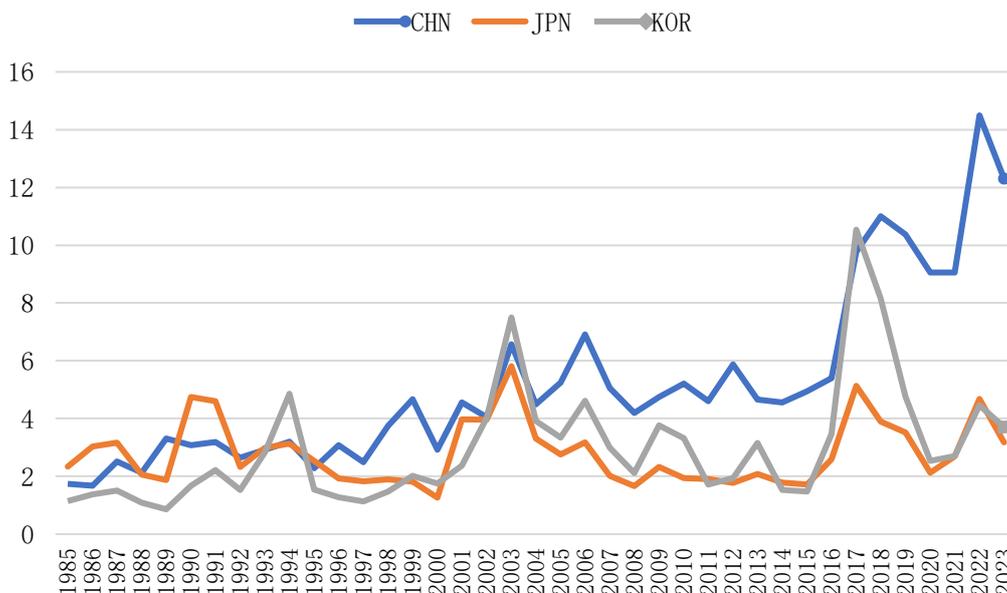


图 3.3 中日韩地缘政治风险指数走势图

数据来源: <https://www.matteoiaco--viello.com/gpr.htm>

3.2 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现状分析

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已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尤其在农业对外开放领域实现转变。中国农业对外开放的历程可概括为三个主要阶段。初始阶段从1979年延续至1991年,特点是国家采纳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轨制度,主要通过农产品出口来获取外汇,支持国家经济建设。第二阶段从1992年开始,

至2001年结束，这一时期中国加大了对对外开放的力度，特别是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行了积极准备工作，农产品贸易政策与体制变得更加开放。进入第三阶段，从2002年至今，随着中国正式加入WTO，农业对外开放实现了质的飞跃。中国不仅坚定履行入世承诺，还通过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大幅提高了农产品的进出口总量，实现了与全球市场的深度融合。本章节将重点分析中国成为WTO成员后，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格局的变化及其显著特征，突出中国农业对外开放策略的成功实践和对全球农业贸易格局产生的影响。

3.2.1 区位分布

加入WTO后，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分布不平衡。中国农产品出口市场主要集中于亚洲，2022年对亚洲整体出口额达605亿美元，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1.6%。其次是对欧洲和北美洲的出口，分别为17.2%与12.2%。中美经贸摩擦后，中国对北美洲农产品的出口有所减少，但如图3.4和表3.2可知，2022年中国对北美洲的农产品总出口额为119.4亿美元，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有所恢复。中国现阶段对非洲、南美洲、大洋洲的农产品出口量较少，占农产品总出口额比重较小，可能的原因为大洋洲和南美洲部分国家为农产品生产大国，较少依赖国际农产品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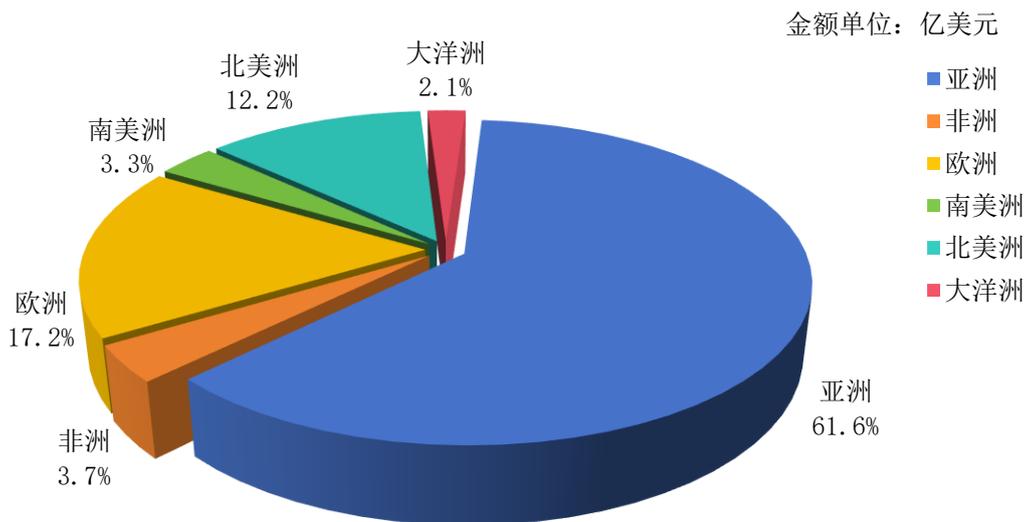


图 3.4 2022 年 1-12 月中国向各大洲农产品出口金额
数据来源：2022 年中国商务部《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月度统计报告》

表 3.2 中国向各大洲农产品出口额及出口份额

	出口额（亿美元）				出口份额（%）			
	2007	2012	2017	2022	2007	2012	2017	2022
亚洲	220.37	387.27	484.81	605.0	60.18	61.9	64.53	61.6
非洲	11.37	24.80	30.76	36.1	3.10	3.96	4.09	3.7
欧洲	70.14	99.70	109.97	169.3	19.15	15.93	14.64	17.2
南美洲	8.93	20.62	24.42	32.0	2.44	3.30	3.25	3.3
北美洲	49.41	81.83	87.85	119.4	13.49	13.08	11.69	12.2
大洋洲	5.99	11.45	13.54	20.8	1.63	1.83	1.80	2.1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月度统计报告》

3.2.2 整体规模

2022年12月，中国农产品出口金额为92.0亿美元，同比增长3.4%。如图3.5所示，自21世纪初，中国农产品的出口整体规模逐渐扩大，农产品出口贸易总额整体呈现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达21.2%。2000-2008年，中国有关农产品的出口总额占中国总出口额的比重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可能的原因为随着国内农业的稳中向好，对于国际农产品贸易的依赖程度逐渐降低。2008年至今中国对世界各国的农产品出口额占中国对外出口总额的比重平稳波动，保持在2%-6%区间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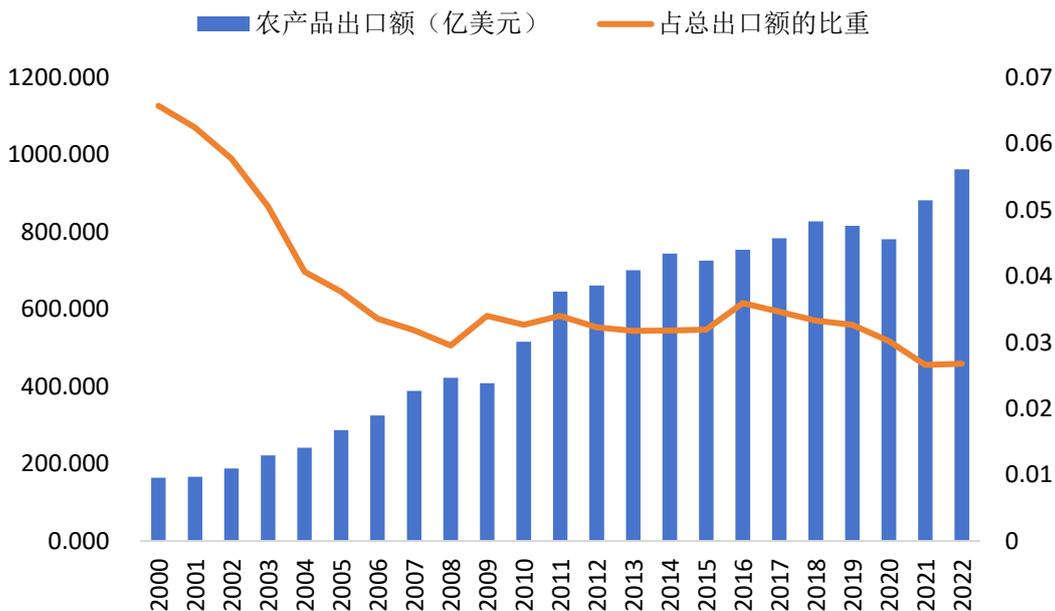


图 3.5 2000-2022 年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规模情况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数据库

3.2.3 产品结构

中国于 2001 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逐步与世界融合，对接国际秩序，农产品贸易所面临的国别贸易保护措施减少，降低了贸易成本，提升了中国农产品的国际地位，有利于与世界各国积极开展农产品贸易。基于 SITC 标准第四次修订的 Rev.4 农产品分类，从图 3.6 可以看出中国主要出口农产品种类为食品与活动物，2001 年中国出口食品与活动物 122.817 亿美元，除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料出口额为 32.416 亿美元，食品与活动物出口额约为除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料出口额的三倍，这一差距截至 2022 年，中国食品与活动物的出口额约为除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料出口额的 4.6 倍。2000-2022 年食品与活动物年均增长率约为 21.7%，毫无疑问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农产品类型。2000-2022 年除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料出口额次之，年均增长率达到 17.4%，饮料及烟类年均增长率为 13.57%。入世以来，中国对动植物油脂及蜡的出口额逐年递增，但相应年份占农产品出口总额比重最小，但 2000-2022 年中国对动植物油脂及蜡的出口额年均增长率为 129.20%，为四类产品中增长最迅速的农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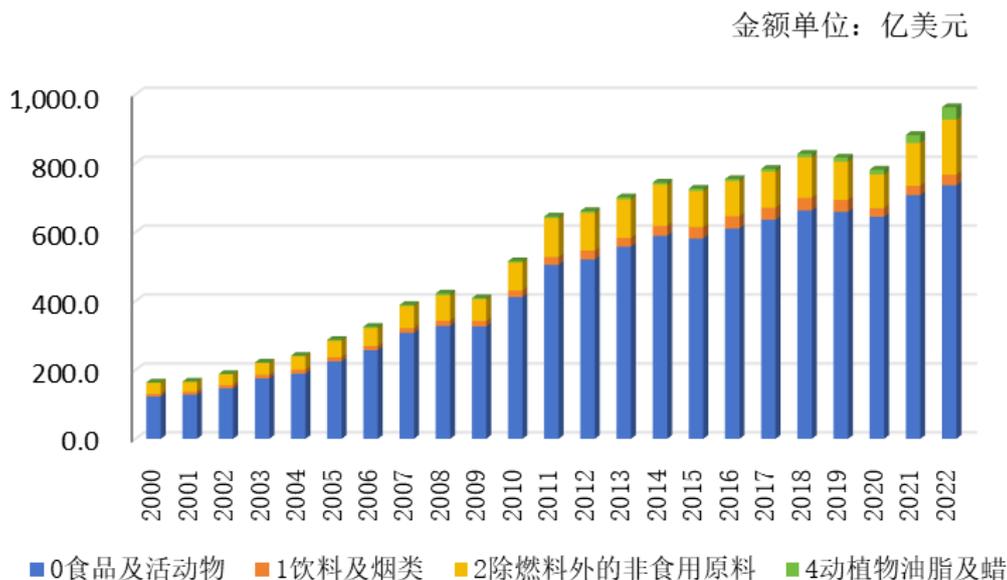


图 3.6 2000-2022 年中国农产品分类出口贸易规模情况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数据库

3.2.4 贸易方式

一般贸易是中国农产品对外出口的主要贸易方式，入世以来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的农产品占有所有贸易方式出口量的比重逐年增加。对于农产品出口来说，一般贸易方式的贸易额从 2007 年的 280.0 亿美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840.1 亿美元，所占份额从 2007 年 68.34% 增大到 2022 年的 85.50%，自 2012 年起，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方式中一般贸易方式所占比重已超过 80%，极具说服力地佐证了一般贸易是中国农产品出口的第一大贸易方式。

表 3.3 数据显示加工贸易在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仅次于一般贸易方式，但其在农产品出口总额中的比例逐年下滑，表明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以原产品出口为主，而深加工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相对较少。尽管加工贸易农产品出口额逐年递增，但由于整体农产品出口增速更快，导致加工贸易所占份额相对减少。例如，在 2007 年，加工贸易农产品出口额为 75.6 亿美元，占比 18.45%，其中进料加工贸易额约为来料加工贸易额四倍。同时，加工贸易出口额远超边境小额贸易约 11 倍。随着时间推移至 2012 年，此比例降低至加工贸易约为边境小额贸易 7 倍，而到 2017 年，加工贸易农产品出口额为 88.4 亿美元，与 2007 年相比有较小幅度的增长，但加工贸易农产品出口额与边境小额贸

易额之间的差距大幅缩小，变为 4 倍。直至 2022 年，加工贸易在农产品出口中的比重进一步跌落至 9.73%，占比约仅为 2007 年的一半水平，贸易额为 95.6 亿美元。即便如此，加工贸易仍是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主要途径之一。总结历年数据可见，加工贸易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贡献不容忽视。

表 3.3 2000-2022 年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方式

贸易方式	贸易额（亿美元）				贸易占比（%）			
	2007	2012	2017	2022	2007	2012	2017	2022
一般贸易	280.0	501.9	620.3	840.1	68.34	80.30	82.55	85.50
加工贸易	75.6	98.6	88.4	95.6	18.45	15.78	11.76	9.73
来料加工贸易	15.6	20.1	16.8	20.2	3.81	3.22	2.24	2.06
进料加工贸易	60.0	78.6	71.6	75.3	14.64	12.58	9.53	7.66
边境小额贸易	6.6	14.3	24.3	19.0	1.61	2.29	3.23	1.93
其他贸易	4.0	10.8	18.4	27.9	0.98	1.73	2.45	2.84
保税仓储转口货物	2.3	4.6	3.7	7.0	0.56	0.74	0.49	0.71
保税仓库进出境	0.9	4.3	13.2	18.8	0.22	0.69	1.76	1.91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月度统计报告》

4 地缘政治风险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实证分析

4.1 模型设定

本文考察贸易伙伴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向贸易伙伴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借鉴以往学者关于贸易引力模型的研究,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中加入地缘政治风险指标和其他控制变量,设定回归方程如下:

$$\ln trade_{ijt} = \mu_0 + \mu_1 \ln GPR_{jt} + \gamma Control + \omega_j + \tau_t + \varepsilon_{ijt} \quad (4.1)$$

下标 i 表示中国, j 表示贸易伙伴, t 表示年份。 μ_0 为截距项; 被解释变量 $trade_{ijt}$ 表示 t 时期中国向贸易伙伴 j 出口的农产品贸易额; 核心解释变量 GPR_{jt} 为 t 时期 j 国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 $Control$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其中包含 GDP_{jt} 、 AGR_{jt} 、 TRD_{jt} 、 $Area_{jt}$ 、 $Efree_{jt}$ 。为减少多重共线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量纲的影响, 将本文所用变量均进行对数化处理。 ω_j 、 τ_t 分别表示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 用来控制贸易双方的异质性及其他不可观测因素, ε_{ijt} 为随机扰动项。

4.2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说明

4.2.1 核心变量

(1) 地缘政治风险 (GPR)

本文采用被学界广泛使用的 Caldara 和 Iacoviello (2022) 构建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 (GPR 指数) 来衡量各贸易伙伴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该指数的构建方法如下: 首先, 利用自动文本索引搜索 11 份国际报纸电子文档中地缘政治事件和地缘政治威胁的文章在该月出现的总次数, 关键搜索词涵盖类别具体如表 4.1 所示; 其次, 将讨论地缘政治风险的文章数除以该月发表的文章总数。原始数据来源为 <https://www.matteoiaco--viello.com/gpr.htm>。Caldara 和 Iacoviello (2022) 构建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为月度数据, 因此为使得各解释变量统一为年度数据, 本

文利用算术平均法将地缘政治风险指标的月度数据进行转换。为消除量纲不同的影响，本文对地缘政治风险指数进一步对数化处理。该指数数值的大小代表了各经济体面临地缘政治风险的大小。

表 4.1 地缘政治风险指数构建关键词搜索类别

	搜索类别	出现峰值的事件
地缘政治威胁 (GPRT)	战争威胁	德国占领的苏台德地区 (1938)
	和平威胁	伊朗危机 (1946)
	军事行动	伊朗入侵科威特 (1962)
	核威胁	《禁止核武器条约》谈判 (1963)
	恐怖威胁	9.11 事件 (2001)
地缘政治行为 (GPRA)	战争开始	珍珠港事件 (1939)
	战争升级	诺曼底登陆 (1944)
	恐怖行为	9.11 事件 (2001)

(2) 农产品出口贸易 (*trade*)

贸易合作是各经济体间经济合作最重要的形式。本文关于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额的衡量以美元为计价单位。农产品按照 SITC 分类包括食物及活动物类、饮料及烟类、非食用原料类与矿物燃料、润滑油及相关原料 4 类。原始数据来源为 UN comtrade、中国商务部网站发布的《农产品进出口月度统计报告》。

4.2.2 控制变量

除核心解释变量外，本文依据部分学者的研究，引入影响中国向贸易伙伴进行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其他控制变量：

(1) 经济规模 (*GDP*)。一个地区经济规模的大小决定了该地区消费能力和贸易产品供给能力。原始数据来源于 WDI 数据库。

(2) 农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AGR*)。所有在一个地区范围内具有经济利益的经济单位在一定时期内进行农业生产活动而创造的增加值。这个增加值占本国 (地区) GDP 的比例，是反映一国农业资源丰富度的关键衡量参数。通常情况

下，一个地区农业资源越充足，其农产品对外出口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原始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3) 贸易开放度 (*TRD*)。贸易开放促进双边贸易发展，而贸易保护阻碍双边贸易发展。本文参照陈继勇 (2017) 的做法，用一国 (地区) 进出口贸易总额占本国 (地区) GDP 总额表示双边贸易开放程度。原始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和 UN comtrade 数据库。

(4) 农业用地 (*Area*)。一国 (地区) 农业用地越多，表明该国 (地区) 越为重视农业发展；同时农业用地越多，该国 (地区) 本身农产品自给自足的能力越强，越少依赖于国际贸易进行农产品的交换。原始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数据库。

(5) 经济自由度 (*Efree*)。陈继勇 (2017) 研究表明，国家 (地区) 经济自由度指标得分越低，意味着经济自由程度越高，有助于长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揭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经济自由度呈负相关关系：政府干预减少时，经济自由度增加，有利于经济发展。原始数据来源为美国传统货币基金会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

4.2.3 机制变量

(1) 制度质量 (*Institution*)

本文的制度质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 WGI 数据库。WGI 数据库是对全球各国 (地区) 政府治理状况的评估，涵盖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制度、腐败程度、话语权与问责制、政治稳定性六个方面。各指标取值介于 -2.5 到 2.5 之间，数值越大，表明该项指标越好，该国 (地区) 此方面的制度治理水平越高。WGI 数据库中各项指标数据来自对数家机构十几种数据的整理。由于 WGI 数据库中制度质量数据 2001 年数据缺失，因此样本量为 506 个。为避免政治稳定性指标与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具有相关性，选取前五个指标作为本文制度质量的代理指标。同时，为避免指标存在单一片面性，本文参考戴利研 (2018) 做法，取五个维度的平均值衡量一国 (地区) 的总体制度质量。

(2) 制度距离 (*Distance*)

制度距离的量化具有一定困难性。目前已有文献利用多种指标对其进行衡量，

包括全球治理指数(WGI)、美国传统货币基金会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EFW)、美国和平基金会的脆弱国家指数(FSI)及 Hofstede 网站上各国的文化指标等。本文采用在学术界应用频率更高、覆盖时间及国家(地区)更广的 WGI 指数来测算中国与各贸易伙伴的制度距离。参照多数学者的做法,采用公式(4.2)计算欧氏距离,即先计算指数各个维度之差的平方和,然后开方得到两国(地区)之间的制度距离。

$$Distance_{ij} = \sqrt{\sum_{k=1}^N (I_{ki} - I_{kj})^2} \quad (4.2)$$

其中 $Distance_{ij}$ 是中国与农产品贸易伙伴的制度距离, I_{ki} 是 i 国(地区)在制度维度 k 上的得分, I_{kj} 是 j 国(地区)在制度维度 k 上的得分, N 是制度环境得分,取值为 6。

(3) 农产品贸易成本 (Cost)

在传统贸易理论中,贸易成本属于外生变量。Anderson 和 Wincoop (2004) 在传统引力模型基础上,加入了一般均衡理论,将贸易成本内生。之后,Novy (2011; 2013) 在 Anderson 等内生贸易成本的引力模型基础之上,将模型扩展为多边贸易模型,使原本的贸易成本测算模型更加完善。

借鉴 Novy (2013) 的做法,得到下面的测算模型:

$$T_{ij} = \left(\frac{t_{ij}t_{jt}}{t_{ii}t_{jj}} \right)^{\frac{1}{2}} - 1 = \left(\frac{x_{ii}x_{jt}}{x_{ij}x_{ji}} \right)^{\frac{1}{2(\sigma-1)}} - 1 \quad (4.3)$$

式中 x_{ij} 、 x_{ji} 为 i 、 j 两国(地区)相互出口额, x_{ii} 、 x_{jj} 为 i 、 j 两个经济体内贸易额, t_{ij} 、 t_{ji} 为 i 、 j 两国(地区)之间的贸易成本, t_{ii} 、 t_{jj} 为 i 、 j 两个经济体内贸易成本,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用 σ 表示。

由于国内贸易数据无法直接获取,本文采取众多学者的测算方法,将其用“国内总收入减去总支出”替换,国内总收入指标通常采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标(GDP),但由于 GDP 指标含有不可贸易部分,直接使用该指标替换国内贸易数据会使得测度出现偏差。因此,本文参考 Novy 的做法,引入可贸易品份额 s , 即 $x_{ii} = s * Y_i - x_i$, 其中 $x_i = \sum_{i \neq j} x_{ij}$ 为 i 国(地区)总出口贸易额。 y_i 为 i 国(地区) GDP。因此加入 s 后改进的测算模型为:

$$T_{ij} = \left[\left(\frac{(s*Y_i - x_i)(s*Y_j - x_j)}{x_{ij}x_{ji}} \right)^{\frac{1}{2(\sigma-1)}} \right] - 1 \quad (4.4)$$

农产品贸易成本指农产品贸易商为达成交易，所付出的除了生产成本以外的所有支出，具体包括如：运输成本、政策成本、文化成本、信息成本和履行成本等。对中国与各农产品贸易伙伴进行农产品贸易成本计算可以表达为如下测算模型：

$$T_{ij} = \left[\left(\frac{(s*AGDP_i - ATrade_i)(s*AGDP_j - ATrade_j)}{ATrade_{ij}ATrade_{ji}} \right)^{\frac{1}{2(\sigma-1)}} \right] - 1 \quad (4.5)$$

其中 $AGDP_i$ 、 $AGDP_j$ 为 i 、 j 两国（地区）农业生产总值，原始数据来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数据库； $ATrade_i$ 、 $ATrade_j$ 为 i 、 j 两国（地区）向世界各国（地区）农产品总出口额， $ATrade_{ij}$ 、 $ATrade_{ji}$ 为 i 、 j 两国（地区）互相出口农产品贸易额，采用 SITC 分类来定义农产品贸易，为分类中 0、1、4 类全部产品及 2 类中除 27、28 之外的全部产品，农产品贸易原始数据来源为 UN comtrade 数据库。公式中 s 较难直接测度获取，参照 Jacks 等（2006）的研究，本文 s 取值为 0.8。其中 σ 为替代弹性， σ 越大，表明贸易对于贸易成本的变化有较强反应。参考 Anderson 和 Wincoop（2004）、钱学峰和梁琦（2008）等人的方法，本文 σ 取值为 8。

（4）双边政治关系（Policy）

截至当前，较多文献构建双边政治关系指标是采用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为原始数据，对该数据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国内外已有研究多采用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作为衡量双边政治关系的代理变量。联合国大会自 1945 年以来每年讨论如气候变暖议题、粮食危机议题、地缘政治冲突频发议题等有关全球各项事务的议题，各国投票表决自己对于某项议题的政治倾向与偏好。联合国投票原始数据离散不易归纳，因此对投票数据进一步处理有利于更清晰的了解各国的政治倾向，反应出国家（地区）之间的双边政治关系。对此，Bailey 等（2017）在研究中采用项目反应理论结合空间模型分析了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记录，通过对各国在投票行为上的模式估算出了各自的政治立场理想点（Ideal Point）。基于这些理想点数值的差异，可以评估不同国家（地区）间政治立场的接近程度，进而推断其外

交关系的亲疏。若两国的理想点数值相差较小，则暗示两国政治立场相似且外交关系紧密；反之，若理想点差距较大，则代表两国在政治立场上有较大分歧。

4.2.4 样本国家的选取与说明

截至 2023 年 6 月，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发布的《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月度报告》中指出我国主要农产品出口贸易伙伴前二十名如表 4.2 所示。

表 4.2 中国农产品出口前二十位贸易伙伴

排名	国家（地区）	农产品额（万美元）	排名	国家（地区）	农产品额（万美元）
1	中国香港	1135947.4	11	英国	243474.8
2	日本	1060249.7	12	德国	241997.0
3	美国	1025026.7	13	俄罗斯	238986.5
4	韩国	621617.5	14	中国台湾	220398.8
5	越南	559910.0	15	西班牙	172563.0
6	马来西亚	540798.4	16	加拿大	169218.4
7	泰国	489336.0	17	澳大利亚	148718.0
8	荷兰	298116.7	18	新加坡	145383.5
9	印度尼西亚	283497.2	19	意大利	87009.6
10	菲律宾	277913.1	20	法国	72862.3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网站 《农产品进出口月度统计报告》

结合中国主要出口农产品国家（地区）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中国主要贸易伙伴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德国、丹麦、西班牙、法国、英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荷兰、秘鲁、菲律宾、俄罗斯、泰国、乌克兰、美国、越南作为样本国家。2022 年中国向 23 个经济体的农产品总出口贸易额占中国对外农产品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 70%，超过一半水平。作为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的对外农产品贸易额对上述经济体的地缘政治稳定性变化会更为敏感。

4.3 实证结果分析

4.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将变量对数化处理后，表 4.3 的描述性统计显示地缘政治风险指数最大值为 1.470，最小值为-5.178，标准差为 1.467，表明各国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存在差异性。中国向各贸易伙伴出口农产品贸易额对数化处理后标准差为 1.700，可以分析得出中国与各农产品贸易伙伴的农产品贸易额存在差异，且差异性较大。

表 4.3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i>lnexport</i>	529	20.230	20.450	1.700	23.330	14.287
<i>lnGPR</i>	529	-2.274	-2.495	1.467	1.470	-5.178
<i>lnGDP</i>	529	27.348	27.470	1.355	30.868	24.163
<i>lnAGR</i>	529	1.295	1.293	1.007	3.200	-0.606
<i>lnarea</i>	529	10.239	12.920	1.583	13.030	7.368
<i>lnTRD</i>	529	4.133	4.108	0.531	5.395	2.973
<i>lnEfree</i>	529	4.178	4.215	0.161	4.420	3.777

为了避免回归分析中，多重共线性可能导致系数估计不准确、标准误差过大、模型的解释变得复杂等问题，本文对解释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具体结果如表 4.4 所示。由表 4.4 可知，所有变量 VIF 多重共线性检验中 VIF 值均小于 10，表明本文选取的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高度相关。

表 4.4 VIF 多重共线性检验

变量	VIF	1/VIF	变量	VIF	1/VIF
<i>lnGPR</i>	2.60	0.38	<i>lnarea</i>	2.19	0.46
<i>lnGDP</i>	3.63	0.28	<i>lnTRD</i>	2.20	0.45
<i>lnAGR</i>	4.08	0.25	<i>lnEfree</i>	2.28	0.44
Mean VIF				2.83	

基于已有文献，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

型、混合回归模型。首先， F 检验原假设为“ $H_0: all u_i = 0$ ”，即混合回归是可以接受的。通过检验得出 p 值为 0.0000，因此强烈拒绝原假设，即认为 FE 模型明显优于混合回归模型。其次，为检验个体效应，Breusch 和 Pagan (1980) 提出 LM 检验，其原假设为“ $H_0: \sigma_u^2 = 0$ ”，备择假设为“ $H_0: \sigma_u^2 \neq 0$ ”，通过表 4.5 显示检验结果 p 值为 0.0000，强烈拒绝了原假设，可以说明原模型中应该存在一个反映个体特性的随机扰动项 u_i ，而不应该使用混合回归。最后，通过豪斯曼检验判断是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表 4.5 结果 p 值为 0.0000，故强烈拒绝原假设“ $H_0: u_i$ 与 x_{it}, z_i 不相关”，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更为合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能够排除那些不属于分析内容但又影响模型精确水平的干扰因素，从而能够比混合回归模型得出更精确的估计结果，在进一步考虑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个体差异、随时间变化的外部环境与双边关系等因素的情况下，验证改进的引力模型中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表 4.5 面板模型选择检验

检验方法与模型		检验值
F 检验	检验值	108.86
	p 值	0.00
LM 检验	检验值	3317.15
	p 值	0.00
Hausman 检验	p 值	0.00

4.3.2 基准回归结果及分析

(1) 总体回归结果及分析

本文采用 Stata17.0 软件，利用 OLS 双向固定效应的估计方法，使用 2000-2022 年农产品出口贸易额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贸易伙伴的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向主要贸易伙伴农产品的出口贸易产生何种影响，基于方程 (4.1) 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4.6 所示。为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结合多数学者的做法，逐步加入控制变量来检验其是否对回归结果存在影响。

表 4.6 中第 (1) 列在同时控制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条件下，只引入核心解释变量地缘政治风险，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负向显

著。这表明贸易伙伴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会使得中国向贸易伙伴农产品出口贸易额降低。列（6）回归结果显示引入全部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显著性未受到影响，依然在 1%水平上负向显著，进一步验证了贸易伙伴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存在抑制作用，该结论与刘文革（2020）的研究结论相似。究其原因，一国（地区）地缘政治事件发生，各国（地区）基于保护本国（地区）市场利益的角度，采取关税等措施增加贸易壁垒，中国与各贸易伙伴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成本增加，这将使得农产品贸易出口受影响。由此假设 H1 得以验证。

表 4.6 中第（2）列—第（6）列为在模型中逐步引入控制变量：一国（地区）经济规模、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贸易开放度、经济自由度以及贸易国家（地区）农业用地面积。通过分析回归结果，发现农产品贸易伙伴的经济规模对中国向该国（地区）出口农产品存在 1%水平上的正向显著影响，这表明一国（地区）经济体量越大，其对于农产品的需求量越大，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可知，一国（地区）会根据其国内农产品的供需状况变动其农产品贸易。表 4.6 列（3）表明一国（地区）农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对中国向该国（地区）出口农产品具有显著影响，表明一国（地区）农业净产出越高，该国（地区）农产品的贸易规模越大。表 4.6 列（4）为引入贸易国家（地区）的贸易开放度，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一国（地区）贸易开放度越高，中国与该国（地区）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往来越频繁。表 4.6 列（5）加入贸易伙伴的经济自由度，得出一国（地区）经济自由度指数每上升 1%，中国对该国（地区）农产品出口贸易额会降低 0.8%，结合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概念得出经济自由度指数越高，代表该国（地区）经济自由程度越低，政府等对经济存在较强控制，中国对贸易伙伴的农产品出口贸易额会减少。表 4.6 列（6）为加入农业用地面积作为控制变量，一国（地区）农业用地面积越大，表明农产品生产在本国（地区）地位越重要，该国（地区）市场上的农产品更多依赖内部生产，对于国际农产品贸易缺乏兴趣。

表 4.6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i>lnGPR</i>	-0.145***	-0.095***	-0.087**	-0.086**	-0.077**	-0.080**
	(-3.34)	(-2.61)	(-2.39)	(-2.38)	(-2.14)	(-2.25)

续表 4.6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i>lnGDP</i>		0.958*** (14.68)	1.019*** (14.85)	1.100*** (13.85)	1.143*** (14.39)	1.222*** (14.57)
<i>lnAGR</i>			0.334*** (2.72)	0.359*** (2.92)	0.259** (2.07)	0.333*** (2.62)
<i>lnTRD</i>				0.258** (2.01)	0.259** (2.05)	0.268** (2.13)
<i>lnEfree</i>					-1.081*** (-3.53)	-0.805** (-2.51)
<i>lnarea</i>						-0.847*** (-2.77)
Constant	18.217*** (125.66)	-7.098*** (-4.11)	-9.199*** (-4.88)	-12.437*** (-5.03)	-8.918*** (-3.38)	-3.656 (-1.13)
Observations	529	529	529	529	529	529
R-squared	0.809	0.868	0.870	0.871	0.875	0.877
个体数	23	23	23	23	23	23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①括号中为参数估计的 t 统计值；②***、**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2) 分样本回归结果及分析

将农产品按照 SITC 分类标准分为 0、1、2（27、28 除外）、4，研究贸易伙伴地缘政治风险对不同种类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实证回归结果如表 4.7 所示，可以得出地缘政治风险对不同种类农产品出口存在显著差异。

贸易伙伴总体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向其出口食品及活动物、饮料及烟草、除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料和动植物油脂及蜡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从而再次证实了前文的假说 H1。贸易伙伴总体地缘政治风险每提高 1%，中国出口食品及活动物、饮料及烟草、除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料和动植物油脂及蜡的金额分别降低 6.6%、24.6%、13.0%、25.8%。总体地缘政治风险的攀升对中国饮料及烟草类和动植物油脂及蜡类农产品出口的不利影响较大，对食品及活动物、除燃料外的非食用原

料类农产品出口的不利影响相对来说较小。表 4.7 可以得出贸易伙伴总体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非食用原料产品出口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对中国食品及活动物产品与动植物油脂及蜡产品出口的系数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控制变量的显著性及方向符合既有文献的结果，与总体农产品回归结果中各控制变量符号相同。

表 4.7 分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0 食品及活动物	1 饮料及烟草	2 (除 27、28 类) 除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料	4 动植物油脂及蜡
<i>lnGPR</i>	-0.066* (-1.79)	-0.246** (-2.07)	-0.130*** (-2.98)	-0.258* (-1.80)
<i>lnGDP</i>	1.507*** (17.31)	1.371*** (4.89)	0.980*** (9.55)	1.264*** (3.73)
<i>lnAGR</i>	0.327** (2.50)	0.667 (1.57)	0.356** (2.29)	-0.374 (-0.73)
<i>lnTRD</i>	0.318** (2.44)	1.292*** (3.07)	0.372** (2.42)	-0.579 (-1.14)
<i>lnEfree</i>	-0.564* (-1.72)	-0.790 (-0.74)	-0.212 (-0.54)	-2.830** (-2.19)
<i>lnarea</i>	-1.164*** (-3.71)	-2.261** (-2.21)	-0.109 (-0.29)	-4.035*** (-3.27)
Constant	-9.621*** (-2.89)	-2.281 (-0.21)	-9.273** (-2.34)	33.771** (2.58)
Observations	529	529	529	529
R-squared	0.888	0.336	0.780	0.573
个体数	23	23	23	23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注：①括号中为参数估计的 t 统计值；②***、**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4.3.3 稳健性回归结果及分析

(1) 更换核心解释变量

将地缘政治风险指数（GPR）更换为政治风险指数。地缘政治风险指数是基于文本分析法提取全球十家主流报刊中地缘政治风险相关关键词，数据起始时间为1985年。政治风险指数采用30多个指标分配价值，用于量化风险，PRS集团作为少数公布不同经济体风险计算模型的机构，国内外学者常将PRS发布的风险数据用于分析跨国经营中的各项问题，数据起始时间为1980年。参考刘文革等（2020）的做法，将核心解释变量由GPR指数更换为ICRG指数且对数化处理后，结果如表4.8（1）和（2）列所示。表4.8列（1）和列（2）表明更换核心解释变量后，地缘政治风险对于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依旧具有显著作用，表明一国（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会降低中国对该国（地区）的农产品出口贸易额。与原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结论保持一致，说明改变核心解释变量不影响结论的稳健性。

(2) 更换被解释变量

将被解释变量由第四版SITC中0、1、2（27、28除外）、4类农产品出口贸易数据更换为中国向各个研究样本国家出口贸易总额，进行回归分析。将被解释变量更换后回归结果如表4.8的（3）、（4）列所示。表4.8列（3）、列（4）实证结果表明更换被解释变量为SITC编码下出口贸易总额后，回归结果均在1%水平上显著，基准回归的结论依旧成立，即贸易伙伴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会抑制中国对该地区的出口贸易，且对于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更大，进一步说明基准回归的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3) 剔除极端年份数据

本文所选样本数据的覆盖时间内包含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2003年伊拉克战争和2006年美伊核问题紧张时期。根据全球GPR指数绘制的历年演变趋势图可以观测出，在2001年“911”美国恐怖袭击之前，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地区）之间的矛盾与利益冲突逐渐显现，地缘政治风险指数整体攀升。到2003年，战争与危机引发国际形势剧烈动荡，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致使全球恐怖组织蔓延，朝核危机升级，巴以冲突持续发酵，地缘政治风险指数达到近二十年的峰值。因此，2003年为各国（地区）所面临地缘政治风险的一个关键分界点，本研

究为排除地缘政治风险极端年份数据的影响,将 2003 年的数据剔除进行稳健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8 (5)、(6) 列所示。在剔除 2003 年数据后,贸易伙伴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向贸易伙伴农产品出口贸易影响的回归结果在 5%水平上负向显著,表明贸易伙伴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会影响中国向该地区的农产品出口贸易,由此得出基准回归的结论依旧成立,结果通过稳健性检验。

表 4.8 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更换核心解释变量		更换被解释变量		剔除 2003 年数据	
<i>lnICRG</i>	-0.616*	-1.791***				
	(-1.76)	(-6.38)				
<i>lnGPR</i>			-0.118***	-0.051***	-0.161***	-0.089**
			(-3.65)	(-2.93)	(-3.74)	(-2.53)
<i>lnGDP</i>		1.301***		1.269***		1.215***
		(16.11)		(30.76)		(14.26)
<i>lnAGR</i>		0.366***		0.145**		0.380***
		(3.06)		(2.32)		(3.03)
<i>lnTRD</i>		0.293**		0.605***		0.281**
		(2.45)		(9.78)		(2.23)
<i>lnEfree</i>		-0.672**		-0.800***		-0.547*
		(-2.22)		(-5.07)		(-1.72)
<i>lnarea</i>		-0.580**		0.105		-0.636**
		(-2.01)		(0.70)		(-2.09)
Constant	19.893	-5.465*	21.307***	-12.671***	18.299***	-6.726**
	(29.97)	(-1.76)	(197.24)	(-7.96)	(128.38)	(-2.06)
Observations	529	529	529	529	505	505
R-squared	0.803	0.882	0.915	0.976	0.804	0.874
个体数	23	23	23	23	23	23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①括号中为参数估计的 t 统计值;②***、**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

上显著。

4.3.4 异质性回归结果及分析

(1) 按风险水平分组回归

地缘政治的演变过程反映了国家间、地区间或民族间关系的动态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力量对比、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国际格局都可能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地缘政治格局。农产品贸易涉及国际环境、地理位置、国家战略、各国农业资源分布等诸多因素。地缘政治风险变化对中国与各国家之间农产品贸易额的影响与该国外缘政治风险高低有关。本文采用算术平均法计算各国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年度指标,根据地缘政治风险年度指数是否大于1将样本国家分为两组,即地缘政治风险较低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年度指数小于1)与地缘政治风险较高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年度指数大于1)。

表4.9中(1)列可以看出地缘政治风险较低国家,其地缘政治风险变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4.9中(2)列表明地缘政治风险较高国家,其地缘政治风险变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地缘政治风险较高国家面临的地缘冲突、地缘威胁等发生,会引起中国对其农产品出口贸易减少。由于本文所选样本国家中地缘政治风险较高国家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波动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一定影响,进而中国农产品出口企业对未来国际市场产生不良预期,会减少与地缘政治风险较高国家的农产品贸易,转向国内农产品市场销售或向地缘政治风险较低国家出口农产品。

(2) 按收入水平分组回归

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地区)受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根据最新人均国民总收入,世界银行将经济体划分为四类: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与高收入经济体。本文将样本国家分为两类回归: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高于13846美元)包含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德国、丹麦、西班牙、法国、英国、日本、韩国、荷兰、美国;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13846美元)包含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秘鲁、菲律宾、俄罗斯、泰国、乌克兰、越南。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具有差异,结果如表4.9列(3)(4)所示。

表 4.9 列 (3) 表明固定国家、年份条件下, 低收入国家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出口农产品不存在抑制作用, 可能的原因为本文选取的低收入国家对中国农产品需求和依赖性较大, 因此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对这些低收入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变动不敏感。表 4.9 列 (4) 表明高收入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变化对中国出口农产品存在抑制作用, 在 5% 水平上负向显著, 根据预防储蓄理论, 当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恶化时, 为缓解对本国带来的负面影响, 会降低农产品的出口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对比表 4.9 (3) (4) 列可以得出, 高收入国家地缘政治风险波动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影响更显著, 可能的原因为高收入国家经济体量相较低收入国家而言更大, 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较大, 其风险产生的影响范围更广。

表 4.9 按地缘政治风险、收入水平分组回归

变量	地缘政治风险		收入水平	
	(1) 风险较低国家	(2) 风险较高国家	(3) 低收入国家	(4) 高收入国家
<i>lnGPR</i>	0.019 (0.35)	-0.102*** (-3.61)	-0.053 (-1.17)	-0.148** (-2.40)
<i>lnGDP</i>	1.720*** (14.84)	0.199*** (2.79)	0.694*** (3.57)	0.725*** (4.39)
<i>lnAGR</i>	0.507*** (3.25)	0.158 (1.25)	-0.371 (-1.48)	0.467*** (2.95)
<i>lnTRD</i>	1.021*** (7.09)	-0.869*** (-7.04)	0.655*** (4.31)	-0.598** (-2.53)
<i>lnEfree</i>	0.325 (0.88)	-0.886*** (-2.63)	-1.606*** (-3.63)	-0.976 (-1.56)
<i>lnarea</i>	-2.563*** (-7.57)	-0.594 (-1.31)	2.145*** (3.44)	-2.320*** (-5.26)
Constant	-7.804** (-2.20)	27.137*** (5.14)	-18.009*** (-2.69)	28.086*** (3.42)
Observations	253	276	253	276
R-squared	0.938	0.917	0.898	0.891
个体数	11	12	11	12

续表 4.9 按风险、收入水平分组回归

变量	地缘政治风险		收入水平	
	(1)	(2)	(3)	(4)
	风险较低国家	风险较高国家	低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注：①括号中为参数估计的 t 统计值；②***、**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4.3.5 机制检验结果及分析

在前文理论分析与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本部分将从制度质量、制度距离、农产品贸易成本、双边政治关系四个角度揭示贸易伙伴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可能的作用机制。本文借鉴江艇（2022）的做法，通过检验解释变量对机制变量的影响进行机制检验，设置计量模型如下：

$$Mechansim_{jt} = \beta_0 + \beta_1 \ln GPR_{jt} + \beta_2 Control_{jt} + x_j + \tau_t + \varepsilon_{ijt} \quad (4.6)$$

式（4.6）中 $Mechansim_{jt}$ 为机制变量，代表制度质量（*Institution*）、制度距离（*Distance*）、农产品贸易成本（*Cost*）、双边政治关系（*Policy*）， GPR_{jt} 为 t 时期 j 国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 $Control_{jt}$ 代表一系列与基准回归中相同的控制变量。所有变量均对数化处理。为控制国家层面中不随时间变动的其他因素和控制时间层面中不随个体变化的其他因素，本文加入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ε_{ijt} 为误差项。

（1）制度质量

回归结果如表 4.10（1）列所示，在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后，贸易伙伴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对该国制度质量的影响在 1% 显著性水平上为负，一国（地区）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将显著降低该国（地区）的制度质量。进一步分析，制度质量的下降对于国际贸易活动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较差的制度质量不仅会增加贸易成本，还会加剧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不透明性，迫使企业在开展贸易活动前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收集信息、了解并适应当地市场的贸易环境。因此，从经济效率和风险管理角度出发，国际贸易活动更倾向于在制度环境相近、制度质量较高的国

家（地区）之间进行。特别地，中国企业在选择经贸合作伙伴时，往往倾向于与高制度质量的国家（地区）建立经贸关系（潘镇等，2006；韦永贵等，2016）。这一选择逻辑反映了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对于稳定、透明和可预测的制度环境的高度依赖。由此可得，一个经济体的制度质量为该经济体地缘政治风险影响中国对其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机制之一。因此，一国（地区）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通过降低该国（地区）制度质量，进而阻碍中国向该国（地区）出口农产品贸易活动的进行。由此得出假说 H2 成立。

（2）制度距离

制度距离是指不同国家（地区）在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差异程度，贸易伙伴与中国的制度距离会对农产品贸易流动产生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4.10(2) 列所示，在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后，贸易伙伴地缘政治风险对国家（地区）间制度距离的影响在 1% 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一发现揭示了一个逻辑链条：当一个国家（地区）遭遇突发地缘政治事件或冲突时，其地缘政治风险会随之上升。这种风险的上升，进而会导致该国（地区）与中国之间的制度距离显著拉大。这种制度距离的扩大，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数字变化，它意味着两国（地区）在制度、政治、经济等多个关键领域的差异性显著增强（曹麦等，2013；万伦来等，2014）。不同国家（地区）间制度距离越大，国家（地区）在政治制度、法律体系、贸易政策、市场准入等方面的差异越大，发生贸易摩擦、引发贸易争端的可能性则越大，国家（地区）间会面临逐渐攀升的交易成本。由于农产品具有易腐性，国家（地区）间农产品贸易需要更高的物流效率，两个国家（地区）的制度差异较大，可能会导致农产品在谈判、运输等方面面临更多障碍（余永庆，2022；方国柱等，2023）。因此一国（地区）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通过增加国家（地区）间制度距离，进而阻碍中国向该国（地区）农产品出口贸易活动的进行。至此假说 H2 成立。

（3）农产品贸易成本

根据表 4.10 列（3）的实证结果，深入探讨了解释变量贸易伙伴地缘政治风险对机制变量农产品贸易成本的具体影响。分析结果显示，贸易伙伴的总体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对中国与该贸易伙伴的农产品贸易成本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即贸易伙伴的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反而使得中国与该国（地区）的农产品贸易成本下降。这一发现与我们通常的预期相悖，但深入分析后，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可

能的解释：在计算两国农产品贸易成本时，两国国内的农产品生产总值以及两国分别向世界出口的农产品贸易额，相对于两国之间的直接农产品贸易，更容易受到地缘政治风险波动的影响。当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时，这些宏观经济指标可能受到更大的冲击，导致贸易成本的计算基础发生变化。一国地缘政治风险不仅会对中国向该国出口农产品产生直接影响（与前文基准模型估计得到一致），而且还会通过两国农产品贸易成本对中国向该国出口农产品产生间接影响。农产品贸易成本，作为地缘政治风险作用于农产品出口贸易的重要渠道，其变动对于两国（地区）之间的贸易关系和贸易流动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由此，假设 H3 得以样本数据支持。

（4）双边政治关系

表 4.10 列（4）回归结果可以得出，贸易伙伴整体地缘政治风险的攀升会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恶化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整体政治关系。这一发现表明，随着贸易伙伴总体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中国与这些样本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趋于疏远。已有文献得出双边政治关系的亲疏会对两经济体是否达成互惠互利的贸易协定，是否加强顶层政治合作等问题产生重要影响。政治关系亲近有助于推动两国（地区）之间的合作达成，降低经济和贸易的政策不确定性。相反，当双边政治关系疏远时，两国（地区）之间的合作可能受阻，经济和贸易活动的不确定性增加。具体到农产品贸易领域，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对于畅通各国（地区）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提升贸易效率以及维持农产品贸易格局的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杨雪梅，2018；纪文杰，2022）。然而，地缘政治风险的攀升可能导致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政治关系疏远，这种政治关系的疏远不仅增加了贸易谈判的难度，还可能导致贸易政策的改变，影响农产品贸易的稳定性和效率。由此可以得出，地缘政治风险攀升使得中国与贸易伙伴双边政治关系的疏远，会进一步阻碍两国（地区）的农产品贸易的开展。这一发现为假设 H2 提供了样本数据的支持。

表 4.10 机制检验

	(1)	(2)	(3)	(4)
变量	制度质量 <i>lnInstitution</i>	制度距离 <i>lnDistance</i>	农产品贸易成本 <i>lnCost</i>	双边政治关系 <i>lnPolicy</i>
<i>lnGPR</i>	-0.055***	0.109***	-0.034***	-0.134*

续表 4.10 机制检验

变量	(1)	(2)	(3)	(4)
	制度质量 <i>lnInstitution</i>	制度距离 <i>lnDistance</i>	农产品贸易成本 <i>lnCost</i>	双边政治关系 <i>lnPolicy</i>
	(-4.26)	(7.27)	(-3.01)	(-1.91)
<i>lnGDP</i>	-0.020	0.003	-0.093***	-0.376**
	(-0.63)	(0.08)	(-3.53)	(-2.57)
<i>lnTRD</i>	-0.040	0.066	-0.192***	-0.276
	(-0.83)	(1.24)	(-4.86)	(-1.26)
<i>lnarea</i>	0.304***	0.312**	0.171*	1.317**
	(2.69)	(2.43)	(1.79)	(2.42)
<i>lnEfree</i>	0.698***	-0.111	0.078	0.581
	(5.81)	(-0.82)	(0.78)	(1.03)
<i>lnAGR</i>	-0.317***	-0.055	-0.189***	-0.009
	(-6.70)	(-1.02)	(-4.75)	(-0.04)
Constant	-4.989***	-2.631*	2.349**	-5.232
	(-4.08)	(-1.90)	(2.31)	(-0.93)
Observations	505	529	529	529
R-squared	0.252	0.222	0.427	0.116
个体数	23	23	23	23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注：①括号中为参数估计的 t 统计值；②***、**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5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章旨在对前文各章节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观点进行全面总结，并在此基础上，针对贸易伙伴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市场所带来的冲击，提出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全球气候系统变化、极端天气频发、地缘政治冲突增多、突发公共事件等使得农产品贸易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增加，世界农产品主要生产国家（地区）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农产品贸易供应链出现局部断裂风险，国际农产品市场受到冲击，农产品价格攀升。因此，随着国际局势日渐加剧的动荡形势，有必要系统梳理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和贸易伙伴的地缘政治风险，深入探究不同国家（地区）地缘政治风险变化对农产品贸易，尤其是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本文聚焦于贸易伙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使用 2000 年至 2022 年权威性强的 Caldara 和 Iacoviello 在 2018 年构建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和 UN comtrade 数据库中的农产品出口贸易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进口国（地区）地缘政治风险对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并且通过分样本对影响效应进行了异质性讨论，最后对进口国（地区）地缘政治风险抑制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渠道进行了机制检验。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如下：

第一，自中国加入 WTO 以来，农产品贸易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贸易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表现在：农产品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在全球农产品市场上的贸易地位显著提升，中国已成为第六大农产品出口国。然而，我国目前出口市场集中度较高，主要集中于亚洲，其次为欧洲。出口贸易以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方式为辅。

第二，贸易伙伴总体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更换解释变量为政治风险指数、更换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向各国出口贸易总额、剔除 2003 年地缘政治风险的极端值后，基准回归实证得到的地缘政治风险对农产品贸易的抑制效应仍然稳健存在。这一实证结果与实际情况相符。

第三, 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存在不同的传导机制。贸易国家(地区)总体地缘政治风险通过一系列传导机制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 这些机制主要包括制度因素、农产品贸易成本以及双边政治关系。具体而言, 制度差异和贸易壁垒等制度因素会制约农产品出口; 同时, 两国(地区)间的农产品贸易成本, 如运输费用、关税等, 也会直接影响农产品出口的竞争力; 此外, 双边政治关系的稳定与否也会影响农产品贸易的顺利进行。

第四, 贸易伙伴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体现在风险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异上。一国(地区)地缘政治风险指数越高, 中国向该国(地区)出口农产品受到的阻碍作用越大; 地缘政治风险指数较低的国家(地区), 其小范围的地缘政治冲突不会影响中国对该国(地区)的农产品出口贸易。高收入国家(地区)通常经济发达, 一旦发生影响经济的地缘政治事件或者冲突会迅速引起全球经济震荡, 因此高收入国家(地区)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对于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更大, 低收入国家(地区)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无显著影响。

5.2 对策建议

根据上述地缘政治风险对农产品出口贸易市场影响的实证结果, 本文提出的对策建议如下。

5.2.1 加强政治沟通与合作, 构建稳定互信的双边政治关系

面对全球地缘政治风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中国应首当其冲地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政治沟通与合作, 致力于构建稳定、互信的双边政治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是两国间友好交往的基石, 更是农产品贸易顺畅进行的重要保障。

首先, 通过高层互访, 中国可以与主要贸易伙伴建立直接、有效的沟通渠道。高层互访不仅能够直接传达双方的战略意图和政策走向, 还能够促进两国领导层之间的互信和友谊。这种互信和友谊将为农产品贸易的开展提供坚实的政治基础。

其次, 对话协商是构建稳定互信双边政治关系的重要手段。中国可以与主要贸易伙伴定期举行双边或多边对话, 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交流, 增进双方对彼此政策和立场的理解。通过对话协商, 可以及时发现和解决潜在的分歧和矛

盾，减少误解和疑虑，为农产品贸易的顺利开展创造有利环境。

此外，中国还可以通过参与多边合作机制，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为有效应对贸易国家（地区）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不利冲击，可以借助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自由贸易区等对外开放方式，并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贸易协定，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协定与“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区域经济伙伴的农产品经贸关系，稳步促进形成农产品贸易区域一体化。一方面有益于消除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成本，推动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中国开拓全球农产品市场，完善农产品出口贸易战略布局，拓宽出口贸易途径，缓释地缘政治风险较高国家（地区）对中国农产品整体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

5.2.2 密切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及时评估并应对风险

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给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为了有效应对这些风险，中国应密切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评估贸易伙伴的地缘政治风险，并制定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

首先，中国应建立健全的风险预警机制。通过收集和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信息和数据，及时识别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并对其进行评估和分析。这将有助于中国提前预判风险的发生概率和影响程度，为制定应对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其次，中国应制定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根据风险预警机制提供的信息和分析结果，中国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降低风险对农产品贸易的冲击。例如，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政治和经济合作，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进程；加大对农产品出口企业的支持力度，提高其应对风险的能力；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与交流，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等。同时，中国可以利用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依托高端智库、重点实验室等机构，运用大数据智能技术，建立合理且准确的数值模型，使地缘政治风险具有可视化，提升中国的风险应急机制。

此外，中国还应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沟通与协调。通过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合作与交流，共同应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带来的挑战，推动建立更加公平、透明、

可持续的国际贸易体系。这将有助于降低贸易风险，保障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稳定发展。同时，我国应主动扛起农业全球化的大旗，以农业国际合作撬动经济全球化，积极融入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组织机构，在农产品贸易框架建设上增强话语权。与“一带一路”倡议国家、RCEP 国家等积极开展沟通合作，推动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完善农产品贸易市场监管体系，降低贸易政策、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深度参与全球农产品贸易，有效降低贸易伙伴地缘政治风险波动对农产品贸易的不利影响。

5.2.3 强化对企业的指导，提升企业应对贸易风险的能力

在全球化背景下，农产品出口企业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国际贸易环境和多变的地缘政治风险。为了保障这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应加强对农产品出口企业的指导和支持，帮助它们提高应对贸易风险的能力。

首先，提供全面的市场信息服务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应建立健全农产品出口市场信息系统，及时收集和发布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价格、供求、贸易政策等信息。这将有助于企业更好地了解国际市场动态，把握市场机遇，规避潜在风险。

其次，政策咨询服务也是不可或缺的。中国应设立专门的农产品出口政策咨询机构，为企业提供政策解读、贸易谈判技巧、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咨询服务。这些服务将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国内外政策环境，优化贸易策略，提高应对贸易风险的能力。

此外，法律援助服务对于保障企业权益同样重要。中国应完善农产品出口企业的法律援助机制，为企业 provide 法律咨询、诉讼支持等服务。这将有助于企业在遇到贸易纠纷时能够及时维护自身权益，减少贸易风险带来的损失。同时，中国还应加强对农产品出口企业的培训和教育。通过组织培训班、研讨会等形式，向企业传授国际贸易知识、风险管理技巧等方面的知识，提高企业应对贸易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5.2.4 积极参与国际农产品贸易规则的制定和完善

首先，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农产品贸易规则的谈判和制定。在国际贸易谈判中，中国应坚持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积极参与制定和完善国际农产品贸易

规则。这将有助于维护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利益，保障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稳定发展。

其次，中国应推动建立透明、公正的农产品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争端是难以避免的。为了维护农产品贸易的公平性和稳定性，中国应积极参与推动建立透明、公正的农产品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这将有助于及时、有效地解决贸易争端，保障各国农产品出口企业的权益。

此外，中国还应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与交流。通过与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等的合作与交流，中国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国际农产品贸易规则的发展趋势和变化动态，为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最后，中国应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进程。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是国际贸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应积极参与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进程，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为中国农产品出口创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参考文献

- [1] Anderson J E, Van Wincoop E. Gravity with gravitas: A solution to the border puzzl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1): 170-192.
- [2] Bailey M A, Strezhnev A, Voeten E.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17, 61(2): 430-456.
- [3] Bohl D, Hanna T, Mapes B R, et al. Understanding and forecasting geopolitical risk and benefits[J]. Available at SSRN 3941439, 2017.
- [4] Caldara D, Iacoviello M. Measuring geopolitical risk[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2, 112(4): 1194-1225.
- [5] Cao C, Li X, Liu G. Political uncertainty and cross-border acquisitions[J]. *Review of Finance*, 2019, 23(2): 439-470.
- [6] Caldara D, Iacoviello M. Measuring geopolitical risk[J]. *FRB 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 2018.
- [7] Chen N, Novy D. Gravity, trade integration, and heterogeneity across industr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85(2): 206-221.
- [8] Cheng C H J, Chiu C W J. How important are global geopolitical risks to emerging countries?[J].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8, 156: 305-325.
- [9] Glick R, Taylor A M. Collateral damage: Trade disruption and the economic impact of war[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0, 92(1): 102-127.
- [10] Gupta R, Gozgor G, Kaya H, et al. Effects of geopolitical risks on trade flows: Evidence from the gravity model[J]. *Eurasian Economic Review*, 2019, 9: 515-530.
- [11] Halaszovich T F, Kinra A. The impact of distance, 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ystems and logistics performance on FDI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atterns: Results from Asian global value chains[J]. *Transport Policy*, 2020, 98: 35-47.
- [12] Kim S, Son Y, Park J.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Export Factors of Maj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for ASEAN using Panel Gravity Model[J]. *Journal of Korean Society of Rural Planning*, 2016, 22(4): 103-114.

- [13] Lamotte O. Disentangling the impact of wars and sanction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evidence from former Yugoslavia[J].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2012, 54: 553-579.
- [14] Lee W J, Pittman J, Saffar W. Political uncertainty and cost stickiness: Evidence from national elections around the world[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20, 37(2): 1107-1139.
- [15] Li F, Yang C, Li Z, et al. Does geopolitics have an impact on energy trade? Empirical research on emerging countries[J]. *Sustainability*, 2021, 13(9): 5199.
- [16] Martin P, Mayer T, Thoenig M. Make trade not war?[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8, 75(3): 865-900.
- [17] Middeldorp M, Groenewegen J, de Vreede I. Outlook 2018: The economic impact of geopolitical risks and events on the Dutch economy[R]. Utrecht, Netherland: Rabobank RaboResearch, 2017.
- [18] Mirza D, Verdier T. International trade, security and transnational terrorism: Theory and a survey of empirics[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8, 36(2): 179-194.
- [19] Novy D. Gravity redux: measuring international trade costs with panel data[J]. *Economic Inquiry*, 2013, 51(1): 101-121.
- [20] Parra M D, Martinez-Zarzoso I, Suárez-Burguet C. The impact of FTAs on MENA trade in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products[J]. *Applied Economics*, 2016, 48(25): 2341-2353.
- [21] Scholvin S. Clashing geopolitical visions: Iraq from the first world war to the 1958 revolution[J]. *Romanian Review on Political Geography*, 2011, 13(2): 157-170.
- [22] Soltani H, Triki M B, Ghandri M. Does geopolitical risk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matter for economic growth in MENA countr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71-8330)*, 2021, 14(1): 103-116.
- [23] Thakkar N, Ayub K A. Geopolitical Risk and Globalization[J]. *The Journal of Applied Business and Economics*, 2022, 24(3): 140-150.
- [24]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23 18th

- Edition[EB/OL].(2023-01-11) [2023-06-15]. [https:// www. weforum.org/reports/global risks-report-2023/](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global-risks-report-2023/).
- [25] 曹芳芳, 孙致陆, 李先德. 中国进口拉丁美洲农产品的影响因素分析及贸易效率测算——基于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J]. 世界农业, 2021, (04): 13-22+52+111.
- [26] 曹芳芳, 张静, 李先德. 贸易制度安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的影响——基于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J]. 中国流通经济, 2022, 36, (04): 67-78.
- [27] 曹麦, 苗莉青. 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对中国文化服务出口的影响[J]. 商业时代, 2013, (06): 63-64.
- [28] 陈继勇, 陈大波. 贸易开放度、经济自由度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分析[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70, (03): 46-57.
- [29] 戴利研, 李震. 双边政治关系、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8, (11): 94-109.
- [30] 董银果, 黄俊闻. SPS 措施对出口农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基于前沿距离模型的实证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 2018, (10): 45-57.
- [31] 杜娟. 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及启示[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03): 152-160.
- [32] 房悦, 范舟, 李先德. 贸易便利化对全球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农业经济问题, 2022, (06): 122-133.
- [33] 方国柱, 雷权勇, 祁春节. 制度质量是否促进了高附加值农产品出口? ——全球柑橘贸易的证据[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05): 77-89.
- [34] 宫同瑶, 辛贤, 潘文卿. 贸易壁垒变动对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基于边境效应的测算及分解[J]. 中国农村经济, 2012, (02): 64-74.
- [35] 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 (05): 100-120.
- [36] 蒋姮. “一带一路”地缘政治风险的评估与管理[J]. 国际贸易, 2015, (08): 21-24.
- [37] 纪文杰, 蒋琴儿. 双边关系对中国农产品贸易流通效能的影响研究[J]. 世界农

- 业,2022, (12):54-65.
- [38] 李俊茹, 石自忠, 胡向东. 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J]. 世界农业, 2020, (10): 36-46+90.
- [39] 刘宏曼, 王梦醒. 制度环境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效率的影响[J]. 经济问题, 2017, (07): 78-84.
- [40] 刘文革, 傅诗云, 黄玉. 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J]. 西部论坛, 2019, 29(01): 84-97.
- [41] 刘文革, 黄玉. 地缘政治风险与贸易流动: 理论机理与实证研究[J]. 国际经贸探索, 2020, 36(03): 46-59.
- [42] 刘文革, 周洋. 地缘政治风险指数构建及其跨国比较[J]. 区域与全球发展, 2018, 2(02): 5-29+154.
- [43] 刘玉晨, 孙铁山.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联系: 基于制度质量的视角[J]. 商业经济研究, 2019, (16): 136-141.
- [44] 马晓平, 王泽, 李帮义. 中美贸易摩擦下关税壁垒对我国农产品部门的影响研究[J].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5(02): 59-69.
- [45] 潘镇. 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双边贸易[J]. 中国工业经济, 2006, (07): 45-52.
- [46] 邵红岭, 张辰利.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研究[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2, (07): 90-94.
- [47] 孙红雨, 佟光霁. 绿色贸易壁垒对中俄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J]. 改革, 2019, (02): 149-157.
- [48] 孙林, 倪卡卡. 东盟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影响及国际比较——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 2013, (04): 139-147.
- [49] 佟家栋. 国际经济学(第四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24-27.
- [50] 万伦来, 高翔. 文化、地理与制度三重距离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来自 32 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贸易的经验数据[J]. 国际经贸探索, 2014, 30(05): 39-48.
- [51] 万周燕, 肖艳. 物流绩效对中国生鲜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J]. 世界农业, 2021, (12): 84-93+128.
- [52] 汪晶晶, 朱光辉, 邓羽佳, 等. 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农产品贸易现状及潜

- 力评价——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 42(11): 72-84.
- [53] 王珏, 李昂, 周茂. 双边政治关系距离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基于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的研究[J]. 当代财经, 2019, (01): 96-107.
- [54] 王如玉, 肖海峰. 制度距离与中国农产品出口效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的实证研究[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1, 26(01): 176-184.
- [55] 王瑞, 温怀德. 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潜力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16, (10): 116-126
- [56] 王瑞, 钟冰平. 制度质量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及中国对策——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经验数据[J]. 浙江学刊, 2019, (02): 114-122.
- [57] 韦永贵, 李红. 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文化、地理及制度三维距离的检验[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16, 36(10): 103-113.
- [58] 魏昀妍, 樊秀峰. 双边政治关系与中国对亚欧国家出口贸易增长分析——基于三元边际视角[J]. 国际经贸探索, 2017, 33(07): 60-73.
- [59] 谢孟军. 基于制度质量视角的我国出口贸易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扩展引力模型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J]. 国际贸易问题, 2013, (06): 3-15.
- [60] 杨雪梅. 政治关系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J]. 世界农业, 2018(07): 194-201.
- [61] 姚辉斌, 彭新宇.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环境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2021, (04): 17-29.
- [62] 原毅军. 宏观经济学[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45-50
- [63] 余永庆, 杨小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距离对我国农产品贸易成本的影响[J]. 商业经济研究, 2022, (18): 143-146.
- [64] 张国梅, 宗义湘. 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19, 35(07): 149-153
- [65] 张海伟, 孙国娟. 制度质量、基础设施与中国农产品出口——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证分析[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2, 27(08): 313-324.
- [66] 张淑辉. 金砖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分析[J]. 经济问题, 2018, (04): 116-122.

- [67] 张宇燕. 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19)[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 [68] 赵亮. 中国与 RCEP 发达经济体农产品贸易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细分产品的实证分析[J]. 价格月刊, 2023, (05): 87-94.
- [69] 周先平, 罗瑞丰, 皮永娟. 地缘政治风险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来自全球 39 个国家及地区的经验证据[J]. 经济问题探索, 2023, (08): 147-166.
- [70] 朱晶, 李天祥, 林大燕. 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农产品贸易: 发展历程, 问题挑战与政策选择[J]. 农业经济问题, 2018, (12): 19-32.

致 谢

时光荏苒，行文至此，回首发觉研究生生活已经步入尾声。在兰州财经大学，我度过了充实、快乐和幸福的三年。感谢兰州财经大学的栽培，让我在研究生期间获得自我成长，拥有了一段值得回忆的人生经历。该论文的完成离不开导师、学院各位老师、朋友和家人的关心和鼓励，正是源于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才能顺利完成硕士论文的写作。

首先，在这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中，特别感谢遇见我的导师张璐老师。从论文选题到文章框架的构成，再到最终定稿的过程，老师给予了悉心的指导。在我论文写作过程中，老师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开拓了我的学术视野，使我能够在学术方面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在学术指导之余，老师也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这些经历都将成为我人生中宝贵的财富，激励我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不断努力，勇攀高峰。同时，我也要感谢师门内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感谢你们在学习和生活中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

此外，我要向我的男朋友和朋友们表达由衷的感激。这三年来，你们始终如一地给予我无尽的关心。每当我面临挫折时，你们总是耐心地开导我，给予我温暖的安慰。因为有你们的存在，我前行的道路不再孤单寂寞，而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和无尽的希望。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室友们，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我们都携手并进，彼此间的关心与支持是我们共同成长的坚实基础。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始终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爱和坚定的支持，无论我做出何种选择，他们都坚定地站在我的身后，给予我最大的肯定。同时，我也要感谢他们在我人生重要的岔路口给予我宝贵的建议，让我在迷茫中能够更清晰地找到自己的方向。我期待着未来能够成长为他们的依靠，回报他们的养育之恩。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三年倏忽，星河流转，感恩所有相遇！